

握機經傳叙

古者嘉兵無所庸言也談兵也者不得已焉也治古之時
人閑射御軍有成澤有寇我之事則百姓皆兵六卿皆將
文武未分見之無不知行之爲常事焉耳不明也斯有言
不行也斯有傳故兵之入於言者非得已也夫殺則不仁
爭則無禮詐則非信其非大道之行歟何則天造草昧龍
鬪于野貞偽相角六合一家四夷入寇盜賊竊發何世無
之猶之毒蟲猛獸藪澤山林是其區也則縱之在平原則



將剝我樹畜寧免驅逐之乎在蕭牆之內則將戕我骨肉
寧免與之鬪乎故夫虞衡之有獲穿居室之有蕃籬皆兵
之道也故知而不爲則可欲爲而無其具胡以救慮備而
不用則可欲用而無其備胡以立國且兵灋曰形人而我
無形多方以誤之者疑之也疑之也者密之也示之以利
云者誘之也誘之也者餌之也故投其欲而非詐也不顯
吾計而非不信也順刃者生僚刃者死殺人之中而有禮
焉而非爭也故兵者仁人之所不忍言也而不得不言信

士之所不肯爲也而不得不爲義者之所當爲也而不極
其力知者之所優爲也而不任其詐必五常之德備而後
可以言兵也故夫分數不明則無所統攝而人各其心左
右不相顧首尾不相應可離而易潰于是隊伍之灋生焉
布列無灋是使士卒自占其地隊伍必紛亂而不整家自
爲敵敵因可乘于是行陣之灋生焉擊刺無節是極士卒
之力而不虞其罷怯者敝勇者不立于是有坐作進退之
灋焉調發無序是擁衆而無奇正也戰者獨勞居者虛壘

故有出兵次第焉處舍不周徙舉不當是知存不知亡棄
吾民于敵也故有營壘軍行之制焉教道不明則鼓之不
進金之不還噐雖利而不殺兵雖衆而無用是以有教閱
之灋焉故以兵爲易而喜談之者非也以兵爲難而不敢
言者亦非也或者謂吾有是陣灋彼亦用之胡以相決是
大不然便捷輕佻而不能備物倏聚倏散而不能持久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而無節制皆夷狄盜賊之常耳彼雖得
之必不能用若相敵者更有德義輔之所以爲必勝之道

也世所傳孫吳等書皆言兵之權畧也若營陣之制莫逃
風后之所作三代保邦莫之能外操御天命輯寧外侮保
護黎元所宜世守但明者變通以愚民昧者支離以自眩
員妄雜陳使聖賢簡明之心灋反爲繁晦之剩語後世莫
所取裁予因作傳以明之復推廣其所未言者俾可以措
諸行事雖然予所傳者灋也通其意則灋神不通其意灋
不行也昔高帝得淮陰而申明之以開漢業太宗得衛公
而變通之以肇唐基昭烈得武侯而敷演之猶能吹炎漢

之餘盡使之復然唐之明皇以忘戰而不用終于播遷宋
之諸君以小知揣摩卒以削弱非睿知神武切于救世者
可以語此哉

嘉靖癸卯立秋日吳人王應電書于姑蘇虎丘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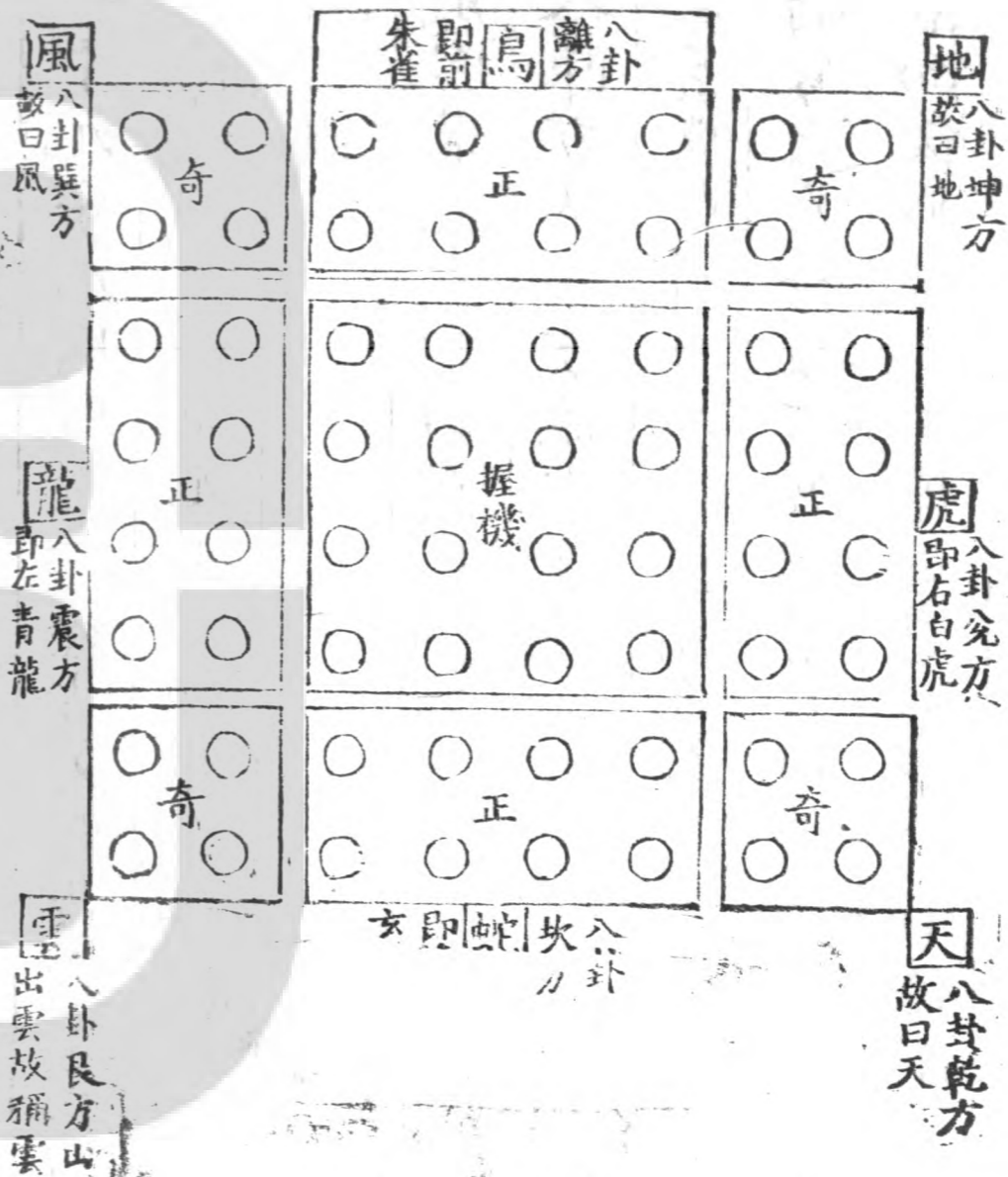
握機經一

凡一十九字乃風后握機經古文也黃帝立井田之灋因以制
兵爲握機陣灋破蚩尤于涿鹿之野其臣風后寔佐之爲萬世
兵灋之祖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

此八陣方仗四方龍虎鳥蛇當震兌坎離之位爲正兵四隅天
地風雲當乾坤艮巽之位爲奇兵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
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易範曰以內制外必重輕之勢足以
相權而後無尾人不掉之患寧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也先
出後躡棲威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故無一定之數

握機奇正圖



正方曰龍曰虎曰鳥曰蛇即禮記所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取象于天文二十八宿而立名也四隅曰天曰地曰風曰雲取象于後天八卦方位乾坤艮巽而立名也山靜不以名兵變山言雲山出雲也或取天文或取卦位各就其變動者而大名此八陣之體也八陣與中握機為九即後續經所謂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也

昔人有泥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為伍八伍為隊八隊為部八部為將八將為軍每圖皆虛其中遂使大將居中而無所握是尚得為兵制也哉不知陣名雖八陣數實九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隅所以為居重馭輕之勢也

增衍握機經二

凡三百六十五字世傳太公因風后握機經增而衍之者也漢武帝令霍光習之長樂宮者即此或總稱之

此篇雖增衍之文然此句當繼前一十九字之下通爲一篇言不但餘奇謂之握機或合四正四奇餘奇總名握機也

先出遊軍定兩端

此言下營之始大將遣中軍知筭灑能度地者觀合布何營先定前後諸軍依次而集大約有剩隊無乘地布陣亦如之

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

此舉八陣之名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爲名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衡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衡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決威武爲用也風者摧撓剝落之義行于天上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出乎地中故附地

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

此即後方陣也凡安營布陣必本于此其餘陣灋皆從此而變化天居兩端按前遊軍所定之位而居之也兩端皆重列各四隊爲十六隊前後衝各四隊爲八隊四風居四維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陽圓而在外以象天地軸居中每列各一隊爲十二隊前後衝各二列每列各三隊爲十二隊四雲居四角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陰方而在內以象地總六十四陣謂之隊者或五十人或一百人或二百人已上蓋無定數若軍太多則行止遲頓分爲別軍可也

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奇望麾以出四奇此下言對敵出軍之灋所謂遊軍者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

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遊軍驚動以窺之

按遊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以爲應援爲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遊騎以當險阨戰則爲探敵爲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躡捷不羈之士其所大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

八陣有三四正曰龍虎鳥蛇四隅曰天地風雲此八陣之定位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

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
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
也并後八變陣之名爲三

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
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
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
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
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
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隅并出者亦使常
無空缺也

虛實二壘

此語有二義每一陣有二壘即後彌牟陣一百二十八壘是也
調出者爲虛居守者爲實又安營之濶不同陣有定濶爲實壘
無定名爲虛此蓋指安營言故後經文仍結之以此

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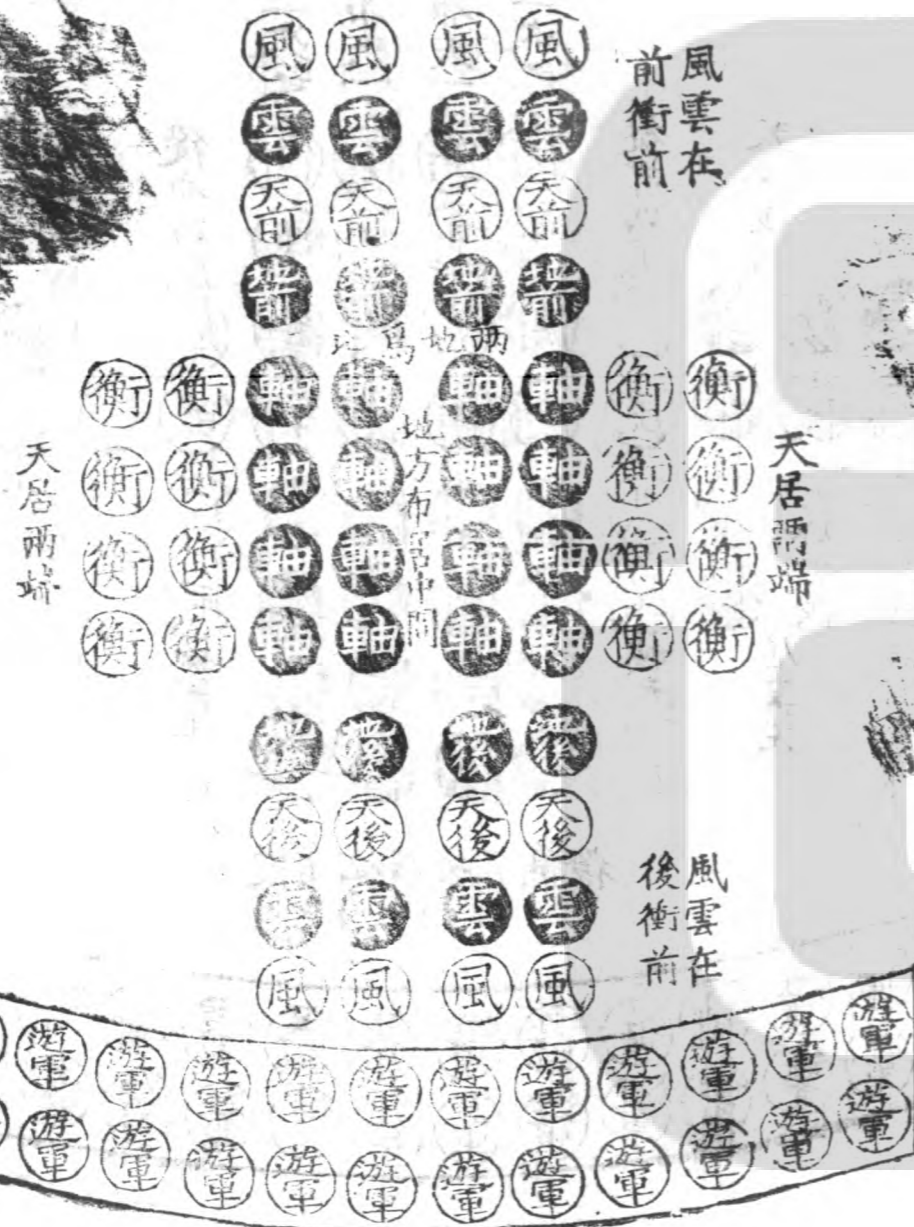
天文日月星時日之吉凶也氣候風雨雲氣之美惡也山川山
林川澤之險易也或向我背敵利我害敵或向敵背我利敵害
我皆宜趨時而動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翼擊者爲奇

天地已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盟敵即引其後以倚角前列不動
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

此條與前陣並遊軍從後躡敵意同大約引遊軍為援當前曰
角傳足曰倚前列不動凡變陣衡前與地前衝然不動恐為敵
所乘也離合有二八陣俱出為合一陣析出為離即此各隨師
之多寡是也一方陣為合八變陣為離馬隆八陣贊散而為八
逐地之形是也審于彼我隨機應變存乎人而已
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
次風其次雲右左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
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布天一二次之從布地
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
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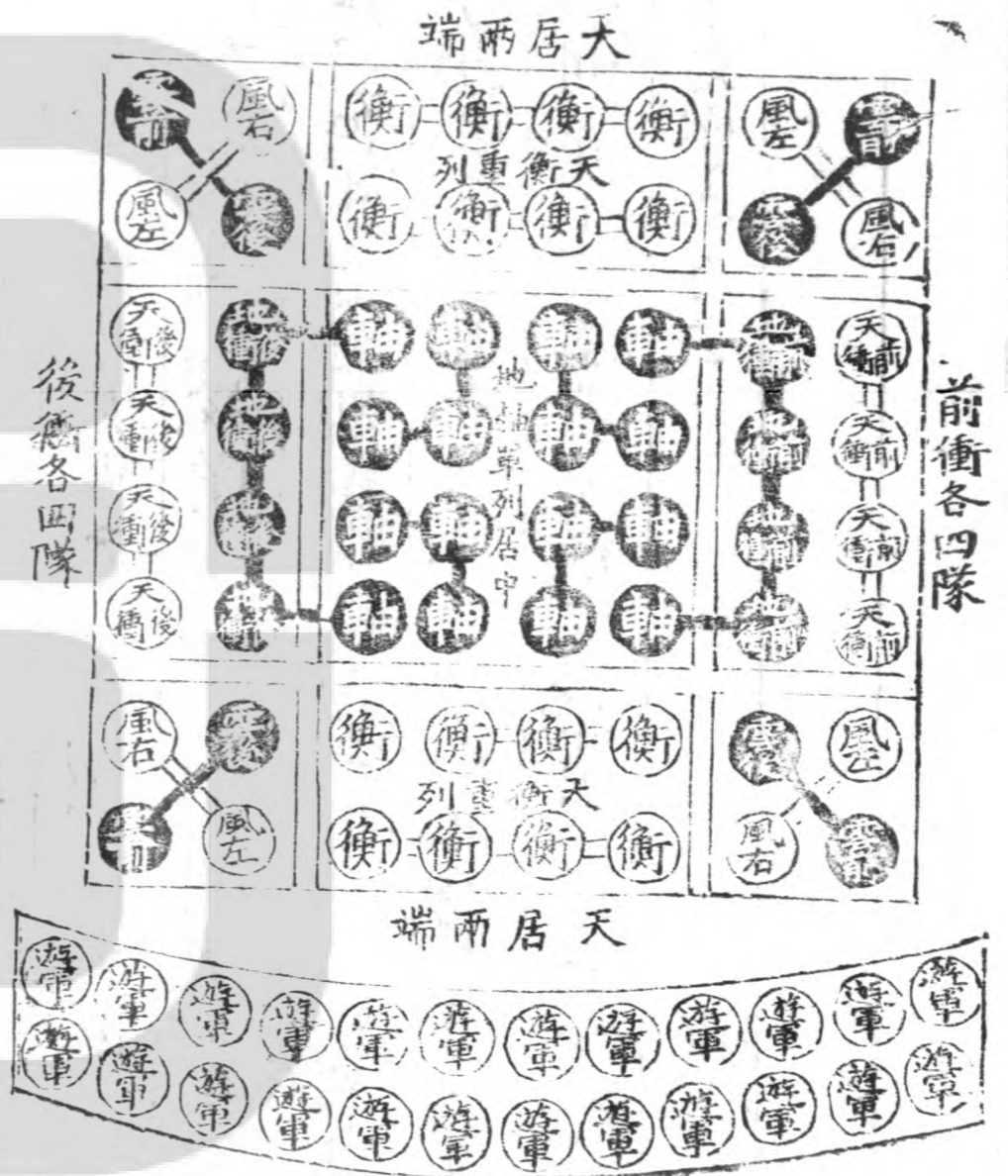
此條之義解者未融以愚觀之不過五行陣而已蓋前天衝于
列陣乃金之方故此天圓不動即土之圓天居兩端即水之曲
地方布即火之銳從布天一即木之直耶案文為圖布之如左
但愚既未嘗身親金革之事不習于開闔變化之妙而此條文
字類云則其是也若先有經而此特引用然者夫既未得為全
經則亦不可為典要後之觀者唯從事于矢石之間者方有得
于文字之外云

陣即銳 圖布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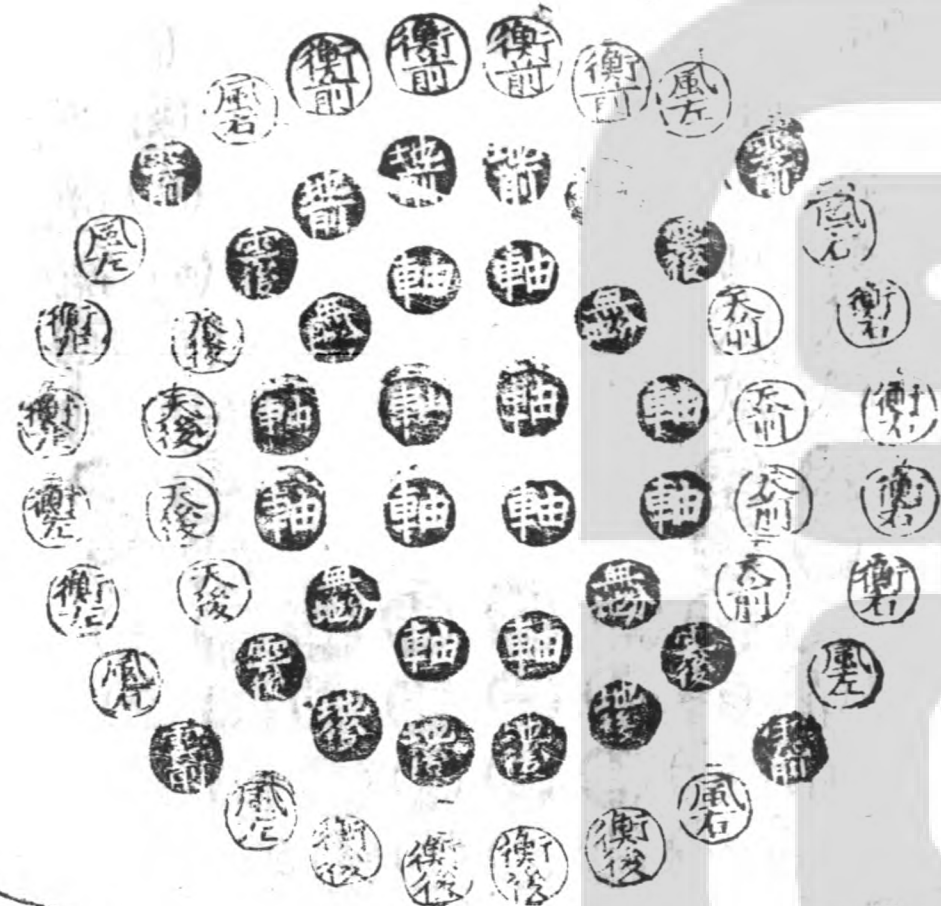
經曰地方布
風雲各在前
後衝之前天
居兩端其次
地居中間兩
地為比是也

陣即方 陣列重衡天



經曰天衡重
列各四隊前
後之衝各四
隊風居四維
故以圓地軸
單列各三隊
前後之衝各
三隊雲居四
角故以方天
居兩端地居
中間總為八
陣

天圓不動圖



經曰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從布天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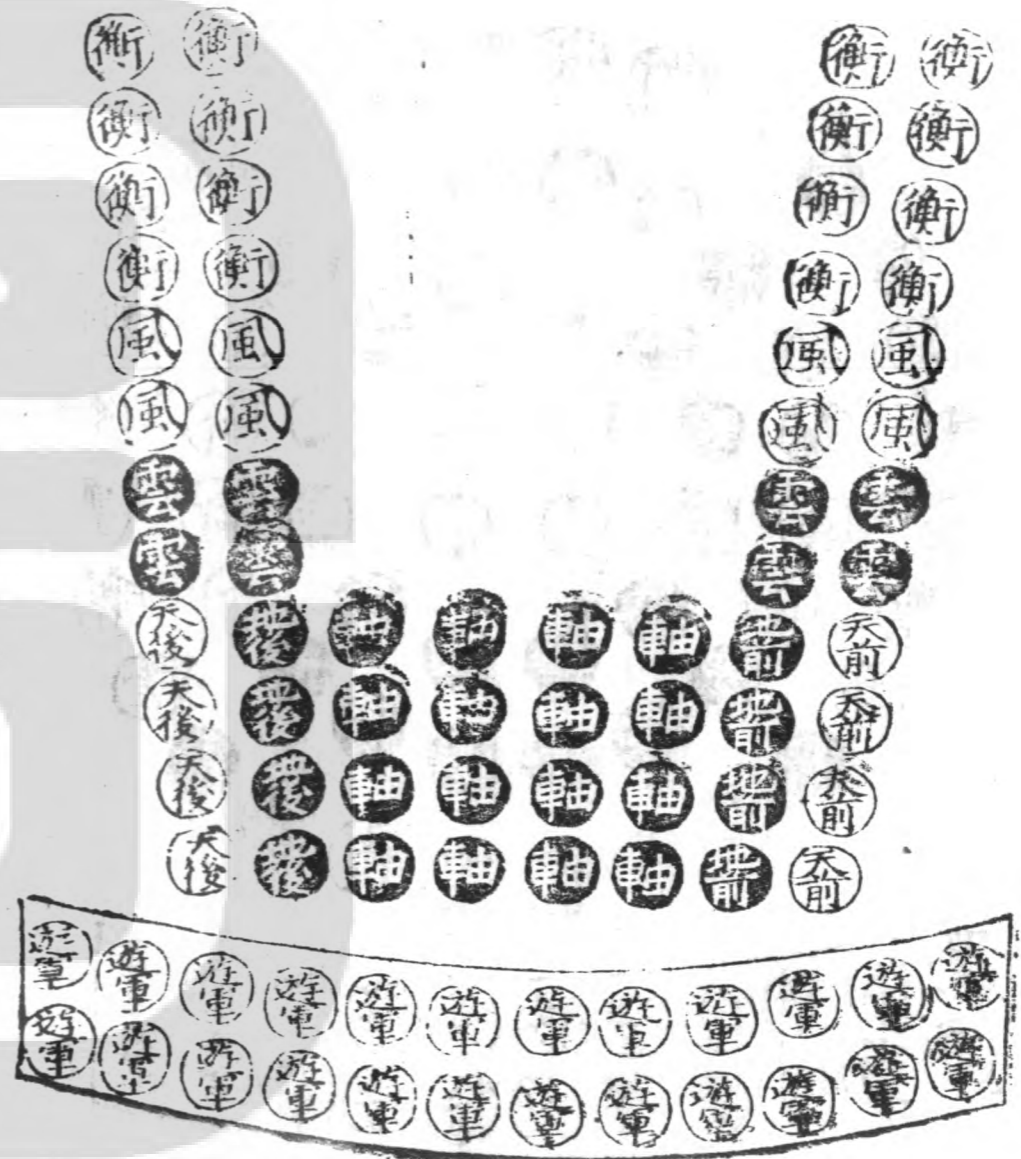
雲居兩端

從布地四次後衝



經曰從布天一
一天二次之
從布地四次
于天衝後從
布四風挾天
地之左右天
地前衝居其
右後衝居其
左雲居兩端
虛實二壘則
此是也

天居兩端圖 即曲陣



上經曰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右左相向是也

已上圖小列之一隊五十人共三千二百人馬隆勝樹機能十

萬之衆用此數中列之一隊百人共六千四百人通遊軍八千

八百人項羽破秦軍百萬用此數大列之一隊二百人共一萬

二千八百人合周制萬二千五百人一軍之數多多益辨孫子

云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用此而已

若小教閱其數不拘

又按地軸宜倍于四正故從布天地陣云從布地四而四角不

復係于地衝愚謂即宋制之無地分馬蓋一軍中必有異等之

士若秦穆公之陷陣越勾踐之君子兵吳子所謂選而別之愛

而貴之以爲軍命者無專位無定數處于大將左右前後以備

緩急驅使然使不與地衝聯則死而無用故自其居中曰無地

分自其出戰曰地前後衝其制軍之妙如此

四正方四衝四衝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此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

四正每正各總其衝衝凡四將曰龍虎鳥蛇四隅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曰天地風雲合十六而為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

地軸將總地軸地衝八雲之兵為三十二陰天衝將總天衝天衝八風之兵為三十二陽合八而為二捉令就簡以為提挈弛張兩軍相為表裏此副將之事也

軸雖大將所握亦遺腹心統領大將虛中以然之

中軍又總八陣兵合二為一此大將之事也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而風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而雲應之合前于右合後于左八陣以四為用四陣以兩而化此參將之事也

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于四正此驃驍將之事也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為援此遊擊將之事也

增衍握機經三

凡六十七字見唐太宗李靖問對相傳云宋阮逸擬作然其義明暢其詞簡當蓋古語也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

陣濼如井字專指其外則為八兼舉其中則為九四正四隅各

有其將而中心奇零之兵則爲大將所握四正曰四百兼四隅
故曰八向皆視大將旗鼓以爲進退動息所謂取準也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一大陣內分九陣奇正布列一隊有兩隊虛實二壘
以後爲前以前爲後

回軍轉陣之灋

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進必從旗鼓勇者不獨先怯者不獨後退必依退軍灋無敢爭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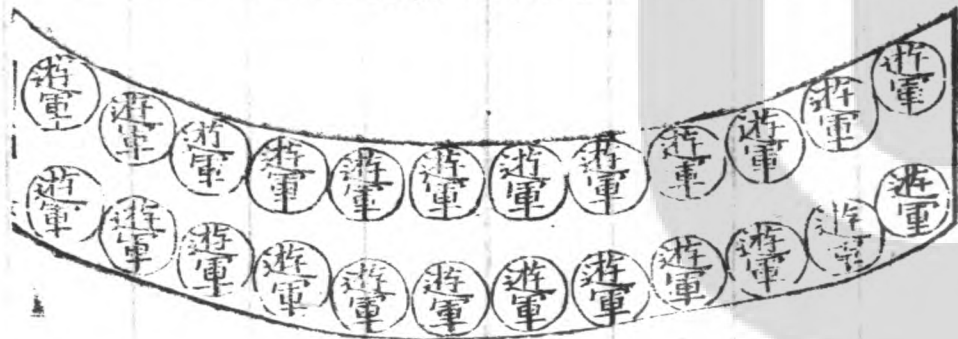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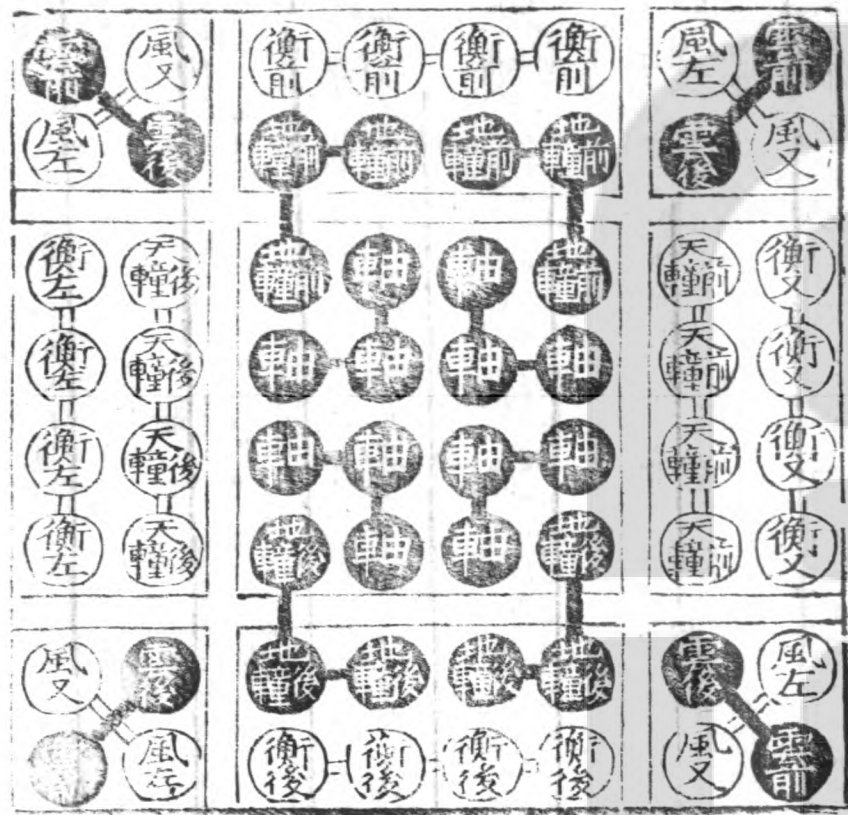
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

受敵者爲頭旁援者爲尾一正爲頭則兩隅爲尾四正爲四頭
而四隅爲八尾也一隅爲頭則兩正爲尾四隅爲四頭而四正
爲八尾也雖云首尾然本無定位以其首先受敵故謂之首耳
所謂觸處爲首也兩頭即兩旁凡稱受敵者爲首則旁援者爲
兩尾稱受敵者爲中則旁援者爲兩頭亦無定名

數起于五終于八

五人爲伍一人居中爲主而旁各兼二人勢順而易此伍灋也
制字之義亦取諸此衛公灋有以三人爲隊者蓋以一人爲主
旁各兼一人也若以八人爲伍則偏側不齊其勢乖舛斯大誤
矣陣灋必始于方合四正四隅而八

圖陣八氏蔡



西山蔡氏曰天衡十
六陣居兩端左右為
挾地軸十二陣居中
間上下為比天前衝
四陣居右天後衝四
陣居左地前衝六陣
居前地後衝六陣居
後蓋天衡在外包運
與八風陽陣相統攝
即前天圓不動圖位
前乃圓布而此則方
冲之圓微不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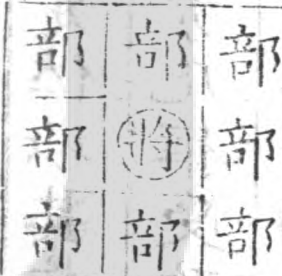
圖伍為人八

卒卒卒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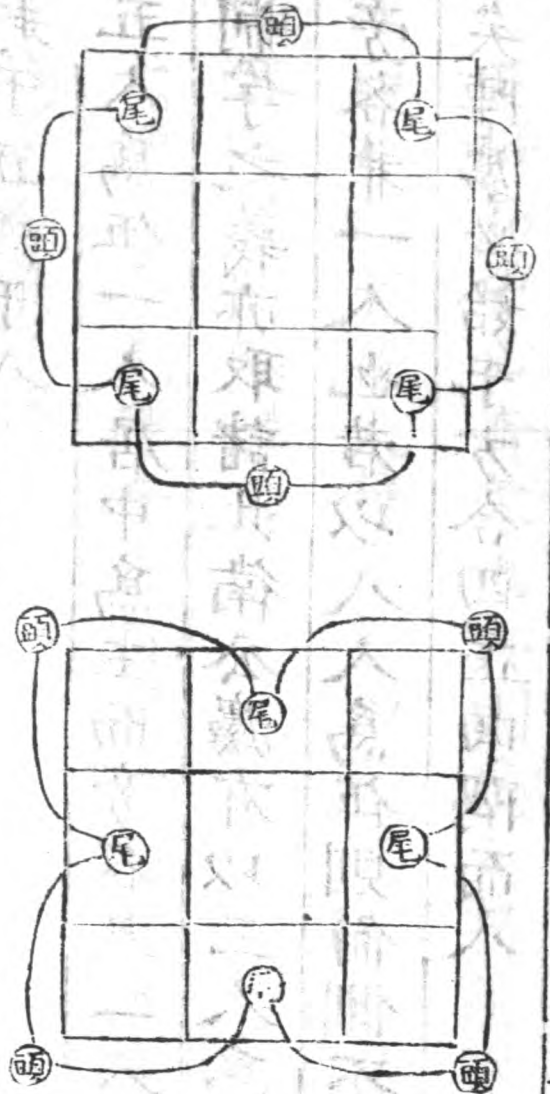
舊謂八人為伍
以為直陣則為
之長者偏側不
齊以馬方陣中
加一人則又為
九不加則空其
中所以為不可
用也

圖將部八



舊以八部為將布灑如此
八伍為隊八隊為部亦如
之此為將者虛有其名伏
而無其握何以用衆耶且
獨不思陣數有九乎凡此
蓋徒言而不思措于實用
故也

圖尾頭後前陣九



受敵者為頭則旁援者
為尾每一處受敵則兩
旁為援

非周禮辨題詞

聖王治濶自大德而川流不俟更改而後定其禮經自神化而模寫非有思勉而後成欲窮之者如登太華即之而愈峻如涉滄溟測之而愈深故先儒讀經無疑至有疑有疑至無疑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然後爲庶幾耳豈若史書集文粗畧淺近一覽而盡得其旨義乎非周禮者若林秀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之詳著書數十萬言辨析精微無如李明德之苦移易周禮者若吳

幼清余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
莫如舒國裳之備以愚觀之胡氏謂大宰六十屬無一官
完善者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而
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于經何損哉舒
氏作序辨圖釋別偽繼之定本夫先王之灋本安也而人
自不安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爲之
更定初若快意以語不知者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
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唯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愚觀

孟子之才足以旋轉乾坤開闢宇宙其學識其大者使其
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于周家之舊章且其所以告時君
者在于救時三揖三讓之儀非所以施于同室之闔不親
授受之禮不可以語于兄嫂之溺故遠色賤貨下力放淫
皆孔氏家灋也好貨好色好勇于王何有今樂猶古樂可
執之以非中庸論語乎况周禮行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
通行其藉藏于六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于
侯國者則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藉至于姜之齊移而爲

田姬之晉移而爲魏舊灋豈有存者立意既偏將後人誤解者皆以病周禮治經而可草率若是耶愚既取三家之說爲之辨釋因述其所以差失之故冠于篇首覽者自知所擇云

吳人王應電書

胡氏非周禮

凡十四條

五峯胡仁仲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考之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

元亨利貞分屬於四時而一元統天治教禮政刑事分掌于六官而治職則統乎百官府今謂五官之外更無治典然則春可獨無司即如後世丞相豈無職事耶

大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詞繁而事複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培克之

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

八政以食貨爲先故欲均平天下者必自理財始苟冢宰而不能制國用其何以平天下乎天官之屬凡嚴于理財者皆爲是也宰相不理錢穀陳平丙吉皆有是言此自方相傳灋言蓋謂明于其官而不明于其數之云耳至于司會一職主會計天下之政上以節制王下以贊天下之治猶漢之計相而所司尤爲大以周今以爲簿書期會之末俗吏掊剋之爲豈其然乎

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

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權剝其民以危亾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大平之典也

足用若蕭相國之餽餉不絕長財若劉晏之轉運有方善物若夫子之畜蕃息也今必以爲摧剝其民不有良吏因天地之利而裁之使上下俱足者乎

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衰之民則是妃嬪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

官府次舍王公之旁用男后宮之旁用女所謂民者男則爲府史胥徒女則爲女宮女奚此周之宮衛爲至善也豈妃嬪與官吏衆庶雜處哉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爲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乃於宮中置諸官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

自古篡弑之禍必在君側故宮衛極于嚴密至于玉畿四海以漸而殺今謂士庶子之衛爲示人不廣而自削弱豈嚴于外而內獨

無備乎

王后之職恭儉不如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今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豈后之職也哉

內宰佐后立市義見天文天市垣今以謂非后之職豈易家人六四富家之義哉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爲一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安用君矣夫人臣上無境外之交會謂后而可乎

內小臣掌后之好事于四方蓋指宗國之弟兄姊妹及王內外宗

之女以好禮而行或有言教之及所以聽天下之內治也豈謂外
通諸侯內交羣下耶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
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又
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

奄人之用以其便于男女之際自古所不廢也苟不用此何以通
內外之令乎其說詳見學禮通今錄奄人義

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
師乃曰畏事代王受眚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周公
立以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

女祝掌宮中禱祠禳禱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
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
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禱於宮中此殆漢世
女巫執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
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

鬼神之事愚夫愚婦之所酷信而吾夫子之所不語者五峯此論
甚善蓋商俗尚鬼甸師王受眚災之事不過出于臣子之至情后
宮女巫者正所以正其祀典不得妄爲淫祀也其說見于甸師女
祝下茲不詳著

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

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
庭爲冢宰者貞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濫世婦之宮具女御
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功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
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
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脩身以齊家此王者治
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
宰爲主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貞姦人哉

正身以齊家此誠王者之事但古者后夫人必有師保姆氏之教
故設內宰以主之而內宰又屬之冢宰此其事之相承也且周禮
定爲一王之灋不有幼冲之君生長深宮未閑庶務者乎此內治

所以必屬之冢宰也

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卷天下無非
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式貢之餘財以
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玉府
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
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不幾有如
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四海職貢皆天產國家府藏皆公帑周禮未嘗以爲自私然用有
大小則內外府所掌亦有大小之異物有精粗故玉府所掌多以
爲上用之貯豈謂內府在內玉府主良貨賄遂爲天子私蓄乎至

其所謂式貢之餘正以其今于式灋用而有餘初非取于民而羨
餘其所謂玩好好用皆在式灋之內司會之屬所攷會者其義見
于大府司會覽者詳之

王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
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腊人鹽
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
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宮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
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
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
霸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

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廣置宮闈猥褻衣服飲
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

蓋服室醫嬪婦女工並統于太宰者此正周禮格王之要道異于
後世之治也今以爲廣置宮闈猥褻服食技藝之官屬是豈宮中
府中均爲一體之意哉

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王者也嗚呼安得是不
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
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

自古蓋有死而復生者此復之禮所由始也復而復焉莫大之幸
乃死中求生非死而致死之謂故不繫于器禮而繫于天官也歟

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配乎

胡氏謂即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愚則謂無一字可易人之識萬有不齊如此今特畧為辨釋其妙旨詳見各職下未暇枚舉學者以身體而酌行之自知所失得云

辨舒氏非周禮

移易周禮設官

凡二十條

籩人 鹽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五官以朝事饋食為重

祭祀固屬宗官况與司尊彝為類宜屬宗伯

籩鹽皆獻酒所薦鹽亦籩實冪尤酒醯之所須且於奄女為之故並屬酒正

掌舍 幕人

掌次

吳氏屬宗伯以頓舍供帳乃禮官之職

也舒氏謂與匠人營國之意相表裏事典之職守明矣

王之宮室天官莫大之職在國為宮人在外為掌舍故三官為宮人之屬

夏采 吳氏舒氏 謂掌大器以冕服復于太祖為禮官之事
禮曰復而不生斯不生矣而後死事始也是忠孝之至也故為天
官之終

鼓人舞師大司樂俞氏以鼓舞二官并隸于春官之大司樂舒
氏則以大司樂二十官并屬於大司徒

樂與禮聯事故大司樂為春官之屬鼓舞動民之具故鼓舞二官
為教官之屬且地官教萬民春官教國子故鄉遂升之司徒司徒
升之太學各有所司矣

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俞氏舒氏並謂為司空之屬

遂人至司稼三十六官俞壽翁氏謂為司空之舊舒氏是之

按前人之說大約以遂人序官與五官相同觀五官之貳皆中大
夫二人其攷若宰夫鄉師肆師士師皆下大夫四人旅皆下士三
十有二人其數無一爽至于下士稱旅唯五正卿為然各屬無有
稱旅者其為冬官之缺無疑故謂遂人即小司空而遂師即匠師
也愚謂有鄉即有遂故秋官有鄉士則有遂士其餘舉州即曰里
未有可以相離者司徒主教民鄉遂二職皆相通司空主集事則
鄉遂又各自有職豈司徒有鄉無遂司空有遂無鄉哉今攷各職
在地官自有不可缺者遂人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也虞衡若上下
草木鳥獸也載師任土作貢也倉廩土地之所出也春饁養之義
也何莫而非地官之事若司空之職自有若冬官補義所陳茲不

復贅

饕人舒氏去此官

橐人吳氏并于饕人與春人俱屬宗伯舒氏以司隸有女子入于春橐之文以春人并于司隸為司空之屬

動物天產供于天官植物地產供于地官饕橐職有精粗正與內外饗相符不可移亦不可去

司服王氏歸司空舒氏謂當從司裘內司服之類屬天官

衣服本宗伯職內司服屬之天官者以后夫人之事皆統于冢宰故自春官而析也烏得以其本屬者而盡去之哉

世婦

叔舒氏云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克之甚合禮文但旁引春秋禮記有宗婦之文因欲易世婦為宗婦愚謂世婦官有定員非凡宗女之混稱宗婦即內宗外宗凡宗女婦人有爵者之通稱也觀春秋莊公夫人姜氏入宗婦覲用幣正以宗女出嫁之有爵者人多有未見而行見禮也使以此之世婦易為宗婦則相見者豈止此數人而已乎當仍舊作世婦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俞氏王氏謂治器物以備用工

人之事歸之冬官舒氏謂同軌天子一諸侯之大政而車馬旌旄皆征伐之用屬之司馬

車服以庸名分之大閑禮之大端也車旗聯事故並屬掌邦禮者

內史 外史 御史 俞氏舒氏謂內史紀言外史紀事以贊
王不及御史贊冢宰不及而糾察之然宜列于治官

太史禮灋之宗內外史者主出入王之命令御史主執持灋令故
為太史之屬而列職禮官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本屬冬官而以
之今以內史為紀言外史為紀動經無此文而妄加且史事領于
宰臣則得以緣飾而勸戒為虛文乎臣屬之宰臣則得以比周而
獻替為故事此皆後世之大弊何為不察而欲紊亂聖經耶

司勳 吳氏以小臣進治宰夫攷治移屬冢宰舒氏引左傳王
賜叔孫豹路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乃司空之屬

愚謂司空當與攷功之事故書其勳此為有理但進賢與功以作

邦國乃司馬之大政凡有勳者司馬之屬等之司空之屬書之各
無妨也

小子羊人吳氏以供祭祀移屬宗伯舒氏引詩無羊為考牧之
詩以牛羊並稱而歸功牧人當從牛人屬之司徒

六畜稟性于乾坤木火金水各有所屬見于易大傳故六官各有
所供詳見充人條下

司燿吳氏謂與秋官司烜皆祭祀之事合麗宗伯舒氏謂與凌
人同為輔相天地之宜燮理陰陽之節當為大宰之屬

冰之藏啓火之出入為燮理之事此理至實但大宰有是責而司
馬獨無是責耶且宰相之所謂燮理者自有其本豈止于冰與火

耶凌人與酒以類附火爲夏氣自屬夏官

掌畜舒氏謂數牧養蕃鳥獸而復有共貢之責合歸冬官
天文南方爲朱鳥故掌畜屬之夏官

方相氏舒氏謂梗禳祓除之類與祝等也合爲宗官
執戈揚盾武事也

大僕小臣御僕祭僕隸僕舒氏皆屬宗伯

五職雖有大小貴賤皆主給事于王所正王躬以正朝廷司馬之
事莫大于此者祀神之事極煩故別爲祭僕一職隸僕掌宮寢小
事因附屬焉豈可因有祭僕與五寢之文遂屬之禮官耶

弁師兪氏以爲工人之事歸司空具氏以爲冕弁禮官之事屬

宗伯舒氏以與司裘履人爲類屬天官

首服夏象也

伊耆氏 吳氏以屬宗伯舒氏謂養老尊賢以教孝合隸司徒
秋之爲德物成而養之天文井宿列象西南坤方養之義也其附
星有丈人孫子主子孫孝愛以侍老人伊耆氏列職秋官有以哉
大行人兪氏吳氏以爲春官禮儀之事舒氏以親諸侯乃王政
之大列之司馬

愚謂賓于四門在虞廷爲四岳之專官周設六卿而他官以類而
屬故以行人屬于春夏二官亦皆有理但六屬者聖人既擬議之
使繁簡相等固不必妄有所更易且舒氏云負固不服犯令陵政

則九伐之灋有所不貸故以爲當屬司馬然出禮則入刑以刑官而掌賓禮使夫用賓于王者常懷警畏雖司寇之禁亦無所用而又荷俟司馬之兵此其用意爲更微妙耳

朝大夫

舒氏以冢宰掌治而此官掌都家之治故用爲大宰之首屬似乎有理但都士家士掌上治中而方士主之都則掌八則朝大夫掌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之蓋凡都家治灋並掌于刑官即大行人屬于秋官之意所以不可易也

舒氏刊去周禮元官

凡七條

司書六官之屬莫不有史史即司書也此官既濫而其職文亦

無條理非僞之當剔耶

按各官固有史以司書司會事煩故特設此職猶之天之諸府春之諸史司市之胥豈可謂各官已有府史胥而不應有此職耶不得爲濫

土均亦司徒職曰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遂人職曰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蓋與土均所掌平土之政云云無不脗合此官蓋衍苟如此重複建官則土會土宜土圭皆當置一官矣

按周公設官凡舉其綱則必有其屬故土均一事大司徒先陳之而載師之下有均人遂人復陳之而其下有土均其職掌如此胡

可以去之哉故土宜則有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圭則有土方氏掌土圭之灋而建邦國都鄙至于山師川師邊師莫非所以掌土會之灋其相承而不可缺類如此焉得謂之重複耶
饑人乃內饗世婦舍人之事官幾冗濫而文且無章今剔之辨見前

掌冑春秋傳云候不在冑謂候人掌冑也序職必僞今併其官剔之

掌冑掌封冑之完全墜圮候人掌賓客之出入于冑其職殊絕不可相併

土方氏詳此官職文土圭之用具見大司空及典瑞而上宜土

化則草人稻人之所有事也土方氏安所用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非有土方氏安得詳其節目乎大抵周禮每事皆有官聯以土地一事言之司空居四民司徒教樹畜職方任職貢司會掌會計故並掌土地之事耳豈可以其無與兵事而遂去之哉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舒氏于下四職並取其

文附于罪隸而沒其官

按罪隸掌有罪而收奴者下四隸乃蠻夷之効順而服役者其人既不同且四夷其氣習職守各異安得合于一官哉

布憲正月之吉小司寇帥其屬觀大司寇所布刑象之灋矣此

官復何為其偽昭然今剔之

愚謂大司寇所懸目之所及者止于王國卿遂而已有布憲而後及于溥天之下也且又不觀小司寇云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所謂羣士非布憲之謂乎

舒氏刊去周禮經文凡十四條

冢宰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賓客之小治有訝訝治之非冢宰之事九字偽

秋官掌訝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訝士云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蓋賓客之治掌訝通達之訝士治之訝士有不能平者將安之乎小則冢宰聽之大則王親聽之也

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臣民

復逆大僕小臣御僕之專職十九字偽

復逆之事大僕等接受于外內史等承受于中若然則冢宰不得以與聞乎唯宰夫主肅朝儀掌叙事之灋故大宰于事無所不統也不然何足以贊聽治乎

內小臣正其服位四字 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正內人之

禮事十七字 此皆內宰之守也內小臣豈得干耶故知其偽

內小臣專在后所猶王之大僕御僕也序官云奄上士四人其賢可知內宰特監臨之而已寺人舒氏亦去其佐世婦治禮事義同內史 太宰八柄其文加詳用以易之

大宰掌治灋內史掌典章其事相頒

司會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錯出大宰之文蓋致財用均財用非司會計者之事也故知其僞

冢宰制國用司會佐冢宰爲計相故其職掌同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視此加詳故知此文之僞

荒政十二施于國中此施于邦國故詳畧不同

大司樂

樂經既亡樂理不傳不知其是安知其非

封人爲畿封而樹之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封人職在牛牲其設社稷之壇有事乎神也若畿封封四疆則固大小司空之事豈封人之力所能及哉

地官主土地故設封人掌封疆之事有上而後鬼神得以血食故牛牲特其兼職耳今反以爲職在牛牲非也又謂畿封爲大小司空之事而于此無與亦非也司空與役任衆司馬制其畿疆司徒率其徒衆守其疆域安得與此無與耶

大史所掌者禮事今日建典與夫掌灋則之事則太宰之職辨灋貳約劑則秋官司約司盟之職故知其僞

天官掌其治春官掌其禮未有能外于灋則者

大司馬以九畿之藉施邦國之政職一章 乃職方氏之錯簡

也畿字皆宜作服國畿作王畿以入于職方氏則於彼無疑誤於此無僞經矣

大司馬職首曰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故掌九畿之藉施其政職而職方氏復辨之安得反以此爲僞乎

射人 此官在周官非常設者有事于射則特設焉今觀自國之三公至掌其治達六十七字蓋錯出宰夫小宗伯而且逸也安知其非僞耶

在朝詔相其灋國事詔相其事射則治射政軍事則掌羣左安得非常設乎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邦之大盟約司盟

司約有專職矣司寇統之天府藏之正欲嚴密其事不以爲訓也六官皆受其貳何耶且既曰六官則大史春官之屬內史司會天官之屬何政之多門耶故知其僞

天府主明神大史主禮灋內史司會以致治皆從其長官非政出多門也大事六官皆與故叅藏其貳與大亂則六官辟藏相成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荆此荒政十有二之四目也蓋事官之事而非荆典故知其僞司寇掌除盜賊而治荒辨之灋者以凶荒易于爲盜救其本也此周禮之荆官所以異于後世何獨于士師而疑之耶

柞氏掌攻草木 草字衍柞氏攻木雍氏殺草各專一職况其

職唯曰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而不及草乎 愚按去草字甚當

舒氏更改經文 凡二條

大司徒之職掌明人之五倫以佐王協和萬方 下繼之以因
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
五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下繼之以五禮

按舒氏之說似有理矣但五官之首皆平叙其所掌之事而其最
要者為先非謂首一節即該下文數節之義故大宰則先之以六
典而後及于八則八灋司徒則先之以地圖民數而後及于土會
十二教宗伯則先之以天地人之禮而後及于五禮司馬則先之
以九灋而後及九伐之灋司寇則先之以三典而後及于五刑例

如此且舜命伯夷典三禮即此神示鬼三者周官職掌本虞廷
耳仍舊何不可子言之吾猶及叟之闕文補之不可况改之乎

舒氏辨前人移官之非 凡二十六條

天官 甸師 吳澄氏以屬宗伯芬謂冢宰掌邦治天子耕藉以
帥先天下亦治之本况周之先公寔以農而立國觀詩之七月
書之無逸周公惓惓以稼穡為成王告則以甸師屬冢宰而訓
後王亦自有深意豈可以其有共案盛之文耕為三春之事遂
屬之宗伯乎且其職以薪蒸役內外饗則類有所聯固不得而
苟析也

獸人 鼈人 鼈人 俞壽翁氏以歸司空芬謂獸人云凡獸入

非司豐詳

于腊人腊人固內外饗之類鼈人云以授鹽人猶所謂入于腊
人鼈人共王膳羞則亦庖膳之類其職與膳夫庖人當以類屬
食鑿 吳氏謂其文無一字及鑿療事止言調和膳羞當去其職
而取其文合于內饗芬謂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鑿正治
未病之事况百病多生于口腹而養生固以五味五穀為主哉
獸鑿 俞氏以爲司空之屬但此官與鑿師以類相從况所謂人
無大札物無疵癘尤爲大君宰相之事哉

俞氏以司裘典絲典泉染人追師履人爲冬官之屬吳氏以司裘
內司服追師履人移麗宗伯芬謂冢宰掌邦治所謂治典者亦
惟求之王身耳求之王身道德其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以

謹其飲食之節司裘內司服以謹其衣服之制宮正內宰以謹
其左右待御之選擇皆關於心術之微而遏絕人欲之萌者也
膳夫明則獸人獻鼈可以類屬司服明則典絲典泉可以類屬
其餘若凌以輔燮調之功而致天地之和鑿以慮疾病之變而
躋民物之壽則調元贊化爲冢宰之職又不必言者唯夫大府
以下八職皆財賦之官不已屑乎蓋九貢九賦九式已見于大
宰小宰之文而王制有冢宰制國用之說孰謂財賦非冢宰之
事乎惟此官屬于冢宰是以無不經之費雖王及后世子之匪
頒好用亦有式以制之也

女祝 吳氏謂合麗禮官且祕祝之官賢君所去宮中用此必有

巫蠱等禍此職宜刪芬謂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亦不之廢况禱除疾殃祠以報福若鄭氏所謂門戶窳者可以后之宮中無此祀耶故屬之宗伯則可刪之則未可

地官 鄉師 吳氏以屬司空謂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也芬謂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與夫蓋牛牲歲終攷六鄉之治國大比攷攷察辭是皆教官之事固司徒之屬不可易也

俞氏以封人爲邦土之事以歸冬官吳氏以其所掌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牲之事合屬禮官芬按左傳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今有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之說則司徒之屬明矣又大司徒奉牛牲封人飾其牛牲與牛人皆當

屬司徒無疑而牧人充人亦以類屬矣

司市至司關十二官 吳氏以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八官移歸司空胥師司疏司稽胥四官移屬司寇芬謂教以五倫三物固足以成其道藝然不正其所習而先之以義利之辨則耳濡目染物欲之感化不難矣故習莫謹于市而百貨利之所也過市之罰自國君始則謹耳目之習而嚴義利之辨者于教道又何加焉此司市諸職所以列之教官也若司疏四官亦因市而設且與賈師肆長聯序又烏得別屬哉

春官 天府 俞氏移屬天官芬謂掌祖廟之守藏固宗官之事况陳宗器饗寶陳玉貞歲何者非禮官之事耶其藏治中者示

有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羣吏者受其治中則知其能否不敢不告也以爲天官之屬者蓋亦未之思歟

典瑞 俞氏以歸司空謂其職爲治器物以備用則工之屬也芬謂其所掌乃玉瑞玉器之藏與玉之名物用事之辨也通職無追琢意豈可以爲工事况小宗伯有作六瑞六器之文典瑞爲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關也

冢人 墓大夫 俞氏以歸司空芬謂二官亦衰死亾之意且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固皆有禮儀而甫窆祭墓又皆爲之尸其屬宗伯厥有肯矣

大卜至眡祲八官 吳氏移屬天官芬謂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豫以神道設教者其官爲宗伯之屬亦以交于神明之故所謂知鬼神之情狀也復何疑哉

大史 小史 俞氏以屬天官芬按二官所職亦禮典如曰讀禮書協禮事頒朔讀誦賜謚奠系世讀禮灋詔王忌諱序昭穆俎簋國事之用禮灋掌其事可見矣俞氏徒見職首有建典掌灋則逆治之文遂以爲冢宰之事是未知有官聯與官常也

馮相氏 保章氏 吳氏以屬天官芬按國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知天道乃大史之事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亦見天文爲大史之事大史職有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之文故二官爲大史之屬大

史掌一切禮書而屬之宗伯則二官當以類附矣

夏官 司士 吳氏移屬天官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政之大者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可據也

節服氏 吳氏移屬宗伯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朝祭之時維王之太常執戈送迎尸而已故官屬典兵

司弓矢 橐人 俞氏移屬冬官芬謂作兵器者附典兵之官則事有統屬而功可以責成後世政權散寓以防目下之專固非正大之體然倉卒有變則彼此牽制而不肯獨任其咎乃知此官屬之司馬厥有旨矣

方氏 匡人 揮人 吳氏移麗司徒謂其職文皆訓迪教化

之意也芬謂周之六卿實以三公兼任則教王而論道司徒亦不得而專况周公設官雖內小臣之奄亦必擇上士爲之豈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故五官之屬有爲啓迪王德而設者皆不易可也惟此義不明後世遂以輔導啓沃專委以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兼師保輒自諉以有所司於君德昏明愆然無所動于中吳氏不知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秋官 司民 吳氏以歸司空芬謂鄉氏遂氏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不然者况秋成物之時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觀其文有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彼司寇見明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戚焉動其不忍之心與民求生而

不得然後置之刑耶司民之屬刑官周公欲人知民命之重也
犬人 吳氏移麗宗伯王次點氏以歸冬官芬謂犬金畜也象在
降婁守夜吠盜有詰奸慝之意故古人謂獄為犴狴犬之屬司
寇豈錯簡哉

司隸至貉隸六職 吳氏移屬司馬芬謂罪隸役百官府蠻隸役
校人閩隸役牧人貉隸役服不皆由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
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囹圄髡者
使守積皆為司寇之屬無疑也况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役凡囚
執人之事固司寇詰奸慝之意耶

雍氏 萍氏 柞氏 薙氏 吳氏移歸冬官芬謂四官皆詰禁

殺伐之意非有生植阜蕃之功其為司寇之屬烏見其不可哉
司烜氏 吳氏移屬宗伯芬謂王之太祭祀禋祀五帝卿大夫皆
執事則司寇奉犬牲奉明水火亦少致其駿奔走之意耳豈以
五官具在而獨司刑不與耶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是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顧不可以與祭耶明水
火雖祭祀之用而舜命皋陶作士則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
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水火之奉蓋有深意矣

銜枚氏 吳氏移屬司馬芬謂司囂者朝會時伺察誼聲也令禁
無囂者祭祀時禁止誼聲也令銜枚者軍旅田役時人眾則非
伺禁所能及故令各銜枚自無誼聲也又云禁詔呼嘆鳴者蓋

誼聲之變禁之恐惑衆也凡此皆詰禁之意故列之司寇豈可
以其有軍旅田役之文而遂以爲兵家之用哉

掌訝 俞氏吳氏皆以屬宗伯芬謂司寇之屬有訝士而此官亦
以訝名若迎賓訝治之文皆相表裏且周之秩官國賓至司寇
詰奸則此官屬之司寇不無謂矣

應電按前人移官自以爲是矣舒氏辨之而仍舊今掇其要旨而
諦觀之確然有理乃知前人枉費心力徒得罪于聖經而無益于
治也孰知舒氏又自陷前人之失使後之視舒亦如舒之視昔悲
夫

辨季氏非周禮

引孟子証關市山澤之賦

文王治岐關市幾而不征蓋初立國其用甚寡故無征周禮未嘗
征商但有市地之屨布其餘次布質布罰布皆罰犯禁者之布唯
總布乃收賤丈夫之布關亦無征但舉其貨之不出于關者耳文
王澤梁無禁七十里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此亦謂自岐
遷豐土壙人稀故不設禁令周禮林木則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川則以時舍其守澤則頒其餘于萬民田獵則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豈若後世之專利乎其不得不有禁者生齒日煩山澤有限小
民誅求無厭使物不得遂其性林木必至于童赭禽獸必至于絕

類寶藏必至于泄天地之精且有爭奪盜竊專利作亂之禍故禁網之密皆爲民守之孟子與時君言每舉其不征不禁而于其屢與禁則不言者蓋當戰國時以救民陷溺爲主如曰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于其途教時君致王之道以收人心爲先非治定功成立法創制之時故言有未備耳胡乃遂據之以非周禮哉即如高帝入關約灑三章至定律令奚止于此若必泥于關市無征澤梁無禁則凡司市所立僞飾之禁王制所陳不中于王灑之禁肆無忌憚豈爲國之道且山澤有自然之利而不取以佐國用逐末之人獲厚利而不少征其屢皆初立國之時則可苟天下多故國用不足取末作之有餘寬務本之征

歛有何不可是故管仲之富國強兵漢武之征伐四夷咸取足于是彼議鹽鐵者欲如上古弛山澤之禁季氏至謂先王于商賈反加厚于農民不亦迂乎

引禮記証鄉大夫征役之重

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謂不供丘甸內輓漕興作之事也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謂不從公家一歲三日之役也又曰六十不與服戎謂不與甲兵戎馬之事也孟子曰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老者衣帛食肉然則此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不已重乎按內則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此所以待君子之道蓋老者更事多典故熟可以爲人之長故必

待七十而致事然則五十者雖不爲甸徒不從力政其膂力尚疆者獨不可爲什伯之長乎六十雖不與服戎其未衰邁者獨不可爲之固守衣裝等事乎故必六十以及六十有五然後謂之老而優之倘有罷憊不能行則又謂之疾而寬之矣是則與祭義王制孟子之言實未嘗悖其視內則所以優君子之道國中輕十年野民輕五年矣安得謂之重乎

引孟子班爵祿之制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天子絕尊大物不過十二守圭車旗服會禮儀等皆如之灋天數也諸侯自爲五等無有天子下倫其中者子男異爵亦不可同一

但孟子此言蓋東遷已後天子久倫于諸侯至七國時諸侯僭王名分不辨已久故不及致詳耳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周人侯國之制命爵五而其等則三故司儀云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公無與侯同等之禮其受地亦五而所會則三故公侯伯子男五等封國地方各有差而其會則公四之一侯伯三之一子男半公於無與侯同受地之灋但齊魯等國皆以侯爵而入爲周之上公後世因襲之弊皆用前人上公之禮孟子習見當時之事遂謂公侯同等

夏殷周授田不同

季氏云夏時地未盡墾則田少殷地漸墾則田增至周益墾則田多以五十畝變為七十畝以七十畝變為百畝截長補短隨地制形不過易一經界而已豈必截然正方區分為九列如井字整如棋局哉後儒止因拘于周禮溝遂之說取必于方祇見其難行耳乃併以孟子為傳聞其誤後學甚矣

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凡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為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為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為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而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為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為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為通通卜為成之制已久夏



原件短缺

后氏亦非全用貢灋也

匹夫匹婦之供

季氏曰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諸侯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姑以匹婦爲率當爲八萬婦每婦約收布絹二匹當爲十六萬匹而絲絮不與焉

每畝粟一石八斗不有上中下三等之田乎一萬井爲八萬婦不有一夫耕三夫之地者乎每婦收布絹一匹公家不大多私家不大苦乎

季氏又曰姑以一夫百畝家女工計之大約歲得布帛共二十井通成終同䟽導以十井邑丘甸縣都出賦以四比閭鄰里主教訓伍兩卒旅主師田數皆以五各自立灋各自起數不可相牽合差傳所謂廬井有伍者謂邑居井田中使其民皆有卒伍之灋想當時兵灋廢壞子產能舉之故稱之也豈謂以井田立爲伍哉季氏二卷言一井出三人四人而此言井出一家家出一人何自相背戾耶且天下之民一也畿內寬于諸侯十倍則諸侯之民又胡以堪命耶

萬人爲一軍

季氏云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管子小匡篇曰管子作內政寄軍令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一軍三軍教士三萬人

齊桓軍制與魯頌合必古灋也三軍爲三萬人則天子六軍當爲六萬人矣周禮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內多二千五百人本四師萬人也後人多加一師耳鄉亦多加一州遂亦多加一縣周禮軍制五師爲軍四爲四方其一中軍也故八陣則并中握竒爲九六花則并中軍爲七制軍未有空其中者鄉遂教訓其居民之灋亦用是數者蓋亦寓兵于農之意耳魯頌舉其成數猶詩三百之云管仲更周制蓋欲新一國之耳目且一直洞達使人易曉亦王變爲霸之道今謂萬人爲一軍至鄉遂之數亦皆至萬而止凡司徒司馬制民制兵良灋皆爲妄加之數不知孰爲妄耶

調兵先近後遠

季氏引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先儒之說曰天子六軍出于六鄉爲正軍六遂亦六軍爲副此說非也天子六軍必兼鄉遂縣都而均用之若果兵不足亦當均調苟先鄉次遂以漸而及于遠則鄉民何獨常勞苦耶至于賦不止盡其公邑采地徵兵諸侯則王畿內外皆空國而戰耶且天子討而不伐所謂六軍者常以之擁護乘輿耳用以征戍乃後世失德諸侯不王之弊先王之時何嘗用畿內之兵以征討耶諸侯之軍亦當于合境中均調所謂賦猶不止乃後世發閭左之灋也

季氏謂公邑采地不以爲軍然則立都家司馬何爲大司馬頒旗物家以號名又云在軍責其有司皆指采地之軍也既謂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而又是左傳之䟽彭山之說自相背類如此

王畿侯國地方里數

先儒紛紛之說以爲王畿中鄉遂都鄙輕重異制畿內外寬簡異灋三等侯國亦有多寡不同大率不明里數以四面方里而計地少三倍夫孟子方里而井此方字爲實故謂四面方一里爲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此方字爲虛猶地面地土之云故以千貫一直而計四面各皆千里百里斯乃爲實若以四面總計則方千里者止二百五十里方百里者止二十五里而已又泥于同十爲封

封十爲畿之說地又少數倍不知同十爲封者言自此已上乃可以封國若上公當有四十封之地十同者極小之封耳封十爲畿者諸侯封國大者會實封一百二十五里小者五十餘里故十倍之爲畿耳苟封國止十同之地一直不過七十餘里齊魯諸國若費邑卽墨皆原封畺也數百里之廣奚止于七十里十封之地爲百同四面總一千里一直止二百五十里周都關中沃野千里又兼成周之地豈若是小耶至包咸何休氏謂一同百里卽諸侯百里之地諸侯合有車千乘一同之地亦當出車千乘故謂一成出車十乘一通出車一乘夫一乘百人數不可缺也地有上中下約之爲一井四家數不能增也以四十家而出百人二家內應出五

人有是理哉其弊皆因指定四面爲百里又限于諸侯千乘遂爲此說以合之也季氏以方里爲井爲一里故謂公侯之國方百里提封萬井爲里者萬大國三軍則每井當出三人七十里之伯國當積五千里是半于公侯也次國二軍則每井當出四人子男方五十里爲方里者二千五百里又半于伯也小國一軍每井亦當出四人此則不計侯國元出車之數止計其三軍二軍一軍又謂每軍止萬人遂生一井出三人四人之說獨不思一井有上中下受地止于四家而出四人止可以供軍將何以耕田而別有所爲乎馬氏則據司馬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以百井而出一車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出車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因增爲三百

一十六里有畸以附于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季氏亦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出車百乘同十爲封十萬井出車千乘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百萬井出車萬乘遂以謂成出車一乘積至百同爲萬乘此畿內之制通出車一乘積至一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制謂畿內地寬侯國地窄所以不同夫謂通出車一乘者固不足道若謂成出車一乘斯民亦不堪命謂天子之車止此萬乘亦限于四面總計爲千里故不知有更休之灋且天下之民一也豈有內輕外重遂差十倍之遠哉愚之計地以千貫一直而論中間所包有數倍之多故天子之地四面一直千里上公一直五百里至男邦一直百里其地既廣名山大川不以封封

內唯有小山川除其三分之一故以天子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
每同出車百乘此乃備車之數猶今十排年人盡兵也通王畿一
十六萬乘司馬灋所陳是也有簡稽之數爲更番調遣而設即府
兵之制猶今之該年每十乘而稽其一通王畿內一萬六千乘經
傳所稱天子萬乘是也有用軍之數爲大師大田征行而設即後
世從征之士猶今里甲之當直者天子止于六軍爲大司馬教閱
之軍大雅棫櫟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是也其調遣之灋于該年
輪流而徧侯國之制亦每同出車百乘當有數千乘亦猶今之十
排年也其簡稽之灋十年一輪故止稱千乘至于所謂三軍二軍
一軍者亦該年之當直者耳是故王畿侯國鄉遂都鄙出車之數
尠無多寡不同斯民之役尠無勞逸異制自王國以達于四海均
平普徧所以爲萬國咸寧之道也或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武王伐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如周禮侯封之大安得
有此國數耶蓋公食者四之一侯伯食者三之一子男食者半則
其餘皆爲附庸且附庸之封必小不過一二同之地故案內無害
其爲數千國矣

侯國王畿出車不同

李氏曰馬氏引司馬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則以百井出一
車也然百里之封爲方十里者百僅能出百乘不及千乘之數
則不得不增爲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以附于周禮諸侯封疆方

四百里之說包氏註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
通計萬井適千乘也孟子言魯地方百里當有千乘包氏註與
孟子合可見大國之賦十井出一車而百井出一車者則天子
畿內之賦也

愚按計天子諸侯地方里數皆以一直論先儒俱以開方計之馬
氏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之說遂據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以當千
乘之數包氏守孟子諸侯儉于百里之說則以謂十井出一車以
足千乘之數季氏兼存之而分爲天子諸侯不同之說然以愚觀
之皆限于開方之灋而失之者也百里之地爲田十六同每同出
車百乘爲一千六百乘每歲簡稽其十之一爲一百六十乘凡一

軍之車一百二十五乘此正可以當一軍之車數而已苟無十年
更休之灋雖以百井供一車民不堪命况欲十井供一車耶侯王
不同其說不足辨詳見終同圖說

畿內外貢助異灋

季氏引匠人註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鄉遂與公邑
之在甸稍縣都皆有貢而無助其餘稍縣都皆行助灋 又云
畿內用夏之貢灋邦國用殷之助灋

愚謂一國之民一也何分地之遠近天下之民一也何分畿之內
外唯自國中以及于四疆自四疆以達于四海稅無重輕所以爲
王者大同之政其有不同者不過以地有上中下之等差則受之

有多寡民有居之遠近則役之有疏數重輕皆低昂稱量使無不均耳舊註謂周之畿內稅有重輕邦國之稅內外異灋此不過因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遂生此說耳愚謂國中墉野之地即可爲助野有隰臯之地即可爲貢蓋不可泥也

大宰九賦

鄭氏註曰賦謂口率出泉也邦中邦甸家稍邦縣邦都此平民皆征此賦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斥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賈氏疏曰計口出泉無泉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如漢灋出口賦泉人百二十以爲筭也邦中遠郊甸稍縣都公邑之民出泉入王家六處皆是平民先王以農爲本也關市以

貨出入有稅物山澤取財亦有稅物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爲官出息幣餘凡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職幣得之不入府藏恐久而朽蠹則指斥與人賣之爲官出息此皆口率出泉增於農民若後世賈人倍筭也馬端臨氏曰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爲地賦口賦不可知關市者貨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山澤貨所出故有稅如後世權鹽茶幣餘如後世領官物營運故取其息息即賦也

季氏云大宰九賦即春秋用田賦之所變也計田而出則曰田賦計口而出則曰口賦但田賦取于有田之人而口賦則盡乎農工商賈之族蓋自田賦之後以漸而增矣九賦多寡之數不

可詳所存者漢筭一百二十耳其名爲治軍并車馬之用則漢賦實本九賦故疏曰如漢口賦也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同利曷嘗有賦哉若商賈而取賦是征商矣斥占官物而使之出息是後世鋪家和賣之事也先王寬厚不煩之政必不爲此中庸於百工曰來而征商自賤丈夫始則先王之寬商賈反有甚于農民矣故九賦非先王意也

應電謂口率出泉商貨取稅斥賣官物有息皆漢已後事註家以解周禮此其大誤季氏非之是矣但用是以非周禮不亦異哉蓋自邦中以至邦都皆田賦也關市則有廛布山澤之農亦有十一之稅此皆正賦與不征不禁並行不悖豈關市山澤一聽于民而

所資于國耶彭山見其一而不見其二也至凡農力倍而利薄工商力輕而利厚故棄本趨末小民之弊重農而抑工商王政之常乃謂先王之寬商賈有甚于民是何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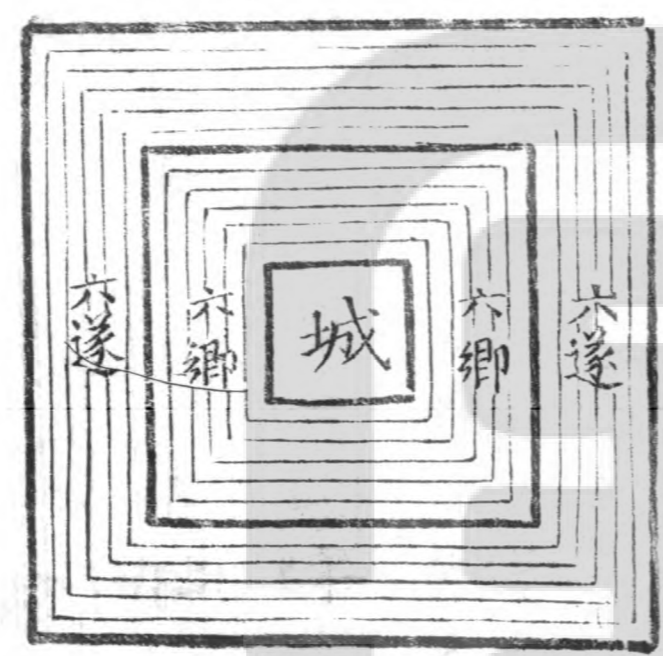
季氏論軍賦口賦

夫賦以出軍古所謂力役之征也受田百畝之家是謂一夫力役之征由是出焉即軍賦也此外惟冬作一事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舍此別無力役之征况軍旅之用歲入自克平人又安得復出口賦之泉以克軍需乎胡康侯曰古者公田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爲主而足倉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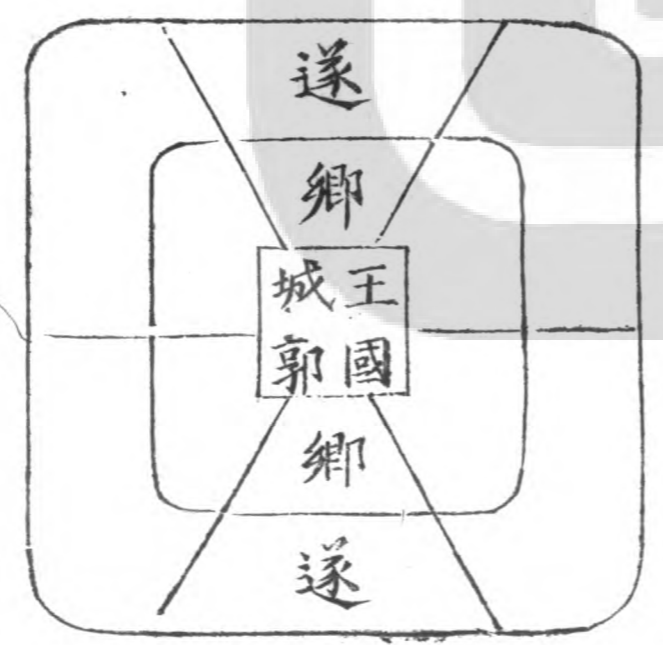
今用田賦為軍旅之征非矣蓋十取二者就田以取稅也賦用田者計田以出財也魯之軍賦歲以冬征未有改也特以軍需不足復用田以賦是增一賦矣後遂變為口賦之灋于是軍賦口賦分為兩事而闔境無不筭之民矣

此條所述口賦之原其當因節畧其詞以備參攷何休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供費當以至廉無為率天下陳祥道謂先王時無筭錢之灋而此為征賦總名非口率也其說是矣

季氏鄉遂圍統圖



今正鄉遂六花圖



彭山之圖每鄉每遂皆寰繞四郊疇零單薄何以統轄苟有山林川澤寧不華離斷絕且地方近小而遠大不均孰甚焉愚謂六鄉六遂如六出之花六官分領蓋一官所統各一方而自國中以達于疆故其人民易集政教易施也侯國鄉遂亦如之

經傳正譌題詞詩沔水民之訛言說文作譌言為乃獸名即侯也其性變詐故用為差譌之意訛字

說文缺詩無羊或寢或訛獸活動也節南山式訛爾心改易也書平秩南訛物化生也不當用為差譌字

余觀說文所引五經字與今書文絕異蓋許氏當東漢時

猶及見古文故所載如此今之經文不知幾更翻楷之手

故與許氏不同也夫余所病于說文者以其悖于古文也

而翻楷者又悖于說文則其去古文奚翅千里余嘗語楷

書之非世罕有知者至語說文之非益不信之矣今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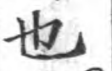
文所載則翻楷之非亦自易見然則說文之非豈無徵者

哉世之習經者惟知有今文而書字者惟知趨簡便汪瀾
一決謬將何極今姑據說文所載及淺近譌謬之甚者稍
加訂正以爲之防膚淺衰病非其所長也不賢者識其小
者亦非所重也不得已焉耳且此特因字書中見諸經字
聊正之而已苟據諸經文一一是正之何止于是姑爲之
發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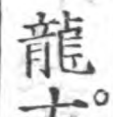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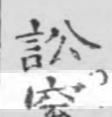

吳人王應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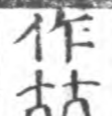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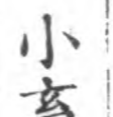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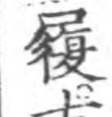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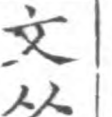
何正謬

易 當作易。日月相代也。今易下從勿。失其形意。

八純卦俱用本畫三三爲正。乾乃人負旌旗。坎乃土之缺陷。離
乃黃鳥震止可爲雷。艮乃人不見。巽潛心以求書義。兌人開口而
笑。止于一事。皆不若本畫。其義無窮。可以兼該衆義。惟坤字小篆
从申从土。申字原从巳變象。兩端開展變化。以會發達化生之意。
于義爲得。然土不足以盡地也。元。古文作。乃人之首。小篆將
人字分開作儿。甚无謂。亨。古。文作。厚也。自上與下。言答也。
自下奉上。亨。上下相享也。上下交而其志通爲亨。今文不知何指。

利。古文作。裁制而和爲利。但刀作。非。貞。古文作。鼎

爲貞。从具，非。元亨利貞。文周一條，辭之大端，而譌謬如此。故舉以見例。龍，古文作。小篆分其形，謬甚。陰陽，天地二氣也。難于爲象，以雲升上，覆爲套。从日月而貫以一，爲易統于套。此正套易字也。今所用字，復加以阜，乃山水陰陽字。剛，古文作。生道渾全。天德之剛，今用剛，乃錢精也。屯六二，乘馬班如。說文作乘馬，驢如。蓋遭驢皆遲回不進之意。在人爲遭，在馬爲驢。班字于義未明。用驢爲當。泣血漣如。說文作漣，字从心。豕，鼠蠢而復遭蔽覆，其豕昧可知。豕乃草覆物也。初六用說，桎梏。脫字爲善。大小畜說，輻。遯莫之勝說，睽後說之弧。𦵏同。需當作。雲上於天。一。从而，无謂。訟室作。三鳥。𦵏至穴中，爲室塞意。古屋作。

亦穴字。取人至穴爲屋意。今單用一至，則與古屋字混。比，古文作。兩人以正相親也。比乃不正相合。止可爲小人比，而不周字。小畜當从茲，作。輿說輻，犬畜輻字，義同。惕，从心，蛇類也。履，古文作。从人行在上，爲踐履意。又从人在下，舟以載之，爲承籍意。楷从復，非。辨當用卞。此正辨別字。辨，乃判訟詞。泰當作。手去水，諧太聲。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財當用裁。謙，君子以靜制動，即眈而治之之意。整，嗑，噬乾肺，从弟聲，別作裁。从裁，省會意。賁，飾字，从三，爲文。飾，虎賁字，从三牛，爲盛氣。剥，古文从卜，作。善。无妄，此正有无字。無乃蕃蕪也。惟易爲當。但當

作𠂔。从天加一。象玄遠虛空之意。大畜童牛之牯。告籠牛口也。

復加牛。贅。頤。古文單用𠂔。从口含物。養之義也。大過枯楊生

稊。當用梯。从木善。坎水洊至。瀉善。祗既平。說文作禊。離。百

穀草木麗乎土。說文作麗。恒。當从月作恒。措或作恒。非。遯。有

疾憊也。說文作備。晉。从二子作晉。善。明夷。用晦而明。晦从月。

不當从日。古文作𠂔。善。六二。用拯馬壯吉。說文作𠂔。𠂔。渙同。

家人。當作宀。一人主二人之上。譌从豕。非。睽。六三其牛掣。說文

作𠂔。蓋持其角使偏。故為不行之意。掣乃俗書。其人天且劓。而鬣

也。刑。去鬣。刑也。用刑。其義自明。而與𠂔相似。因譌作天。非。解。當

作解。从刀判牛角。益。民說无疆。說悅同。夬。當作夬。九四。解。

无膚。古文作𠂔。正聲字。加及為殿後字。復加囚作𠂔。贅。姤。九三同。

姤。从聿作𠂔。聲意俱得。从后。特取其省文耳。𠂔。从斗加一。楷

書作升。義不可尋。允升。說文作𠂔。升。困。古文作𠂔。井。中當

加。作井。井田所以得名也。艮。九三。列其夤。上从彡。漸。別作

趨。人與水之行。皆以漸也。歸妹。婦之止。歸。乃人返其居。六

三。歸妹以須。當用須。豐。當單用彡。从山作豐。地名。九三。豐其

沛。當用沛。沛乃水名。旅。初六。旅瑣瑣。單用貞。善。渙。王假有廟。

从彡。从遐。謂自遠而至也。不當从人。王假有家。義同。凡感格字。皆

用假。上九。渙其血。去迷出。无咎。小畜。惕善。中孚。九二。吾與爾

靡之。靡。善。靡乃披靡。又无也。六二。婦喪其茀。希善。臚。說文缺。

从臣。天地養萬物。包容徧覆之意。責聲。掛一以象三。古文作挂。
 教買切。止此為是。掛乃懸掛字。孫子。地形有掛者用之。其受命
 也如嚮。響善。成天下之亶亶者。說文作媿媿。以成天下。夫乾
 確然示人易矣。說文作霍。今書善。服牛乘馬。說文作犇牛乘馬。
 重門擊柝。與櫟同。日中為市。此善。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當从木作契。契乃人相契合也。日以暄之。說文止有烜字。

書

書 當作書。从睪。謂手書之。而其意著明也。从曰。非。

堯典 堯。堯。音遙。土高也。从人。乃人高出群之意。小篆以人字分
 作儿。非。舜。古文作舜。从口。筐篚之屬。禮也。以艸。古舞字。樂也。从
 炎。禮樂明盛之意。楷書作舜。謬甚。黎民於變時雍。豈。此壅塞字。

雍州字用之。雖鳥鳴和。時雍字當借用。楷書作雍。無意味。平秩

東作。說文作𡗗。言禮有次第也。秩乃植禾之均。聖秩于山川。天秩

有禮。同。鳥獸毳毛。說文作廢毛。別作毳。日短星昴。當作昴。

洪水。古文作𡗗。善。父頑。當从天作頑。媯。媯。水名。媯。姓也。此

當从水。舜典。哲塞遜。古文作哲塞遜。善。肆類于上帝。小篆作

類。四岳作𡗗。善。讓于稷契暨臯陶。說文作臯臯陶。禹謨。洊

水警予。亦當用𡗗。洊。音降。水名也。侮慢自賢。說文从母聲作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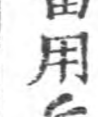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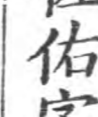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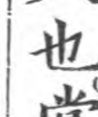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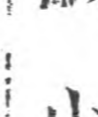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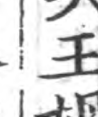
古文作伎。謂以朴侮人也。从每。非。論孟同。班師。古文攷善。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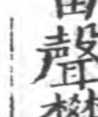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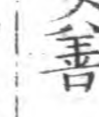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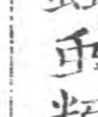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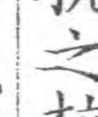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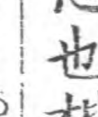








稷。下民昏墊。當作壑。不从執。濬。呖。澮。古文作𡗗。日月星辰

山龍華虫作會。當用繪。粉米。說文作𡗗。糝。粥成五服。說文作

叩成 禹貢厥草惟繇。厥草惟天當合于一。用扶善 厥篚織文。古文作紕文 濟當用汜。正水名。今用濟。乃濟渡字 潔。正韻云。濕。本古潔字。因以濕為乾溼字。遂省文為潔字 沈。即楷書交字。交上作六。即三省文 淮。當作滾 草木漸苞。說文作蕝苞 嶠。冢導漾。別作漾。善 淮夷蠙珠。玼通用 厥土惟塗泥。當作屋泥。上聲 篠蕩既敷。用筱。蕩善 三百里納結服。結。楷通 太甲。天作孽。辟。此正罪孽字。或借用妖蟹字為善。以子非 盤庚。若顛木之由孽。用粵。不善。粵。木生條也。不。枝旁出也 今汝聒聒。說文作慙慙。古活切。善自用也 予亦拙謀。說文作焯謀。火光也 相時。憺民。說文作憺。民息廉切。言眾也 大命不摯。說文作𡗗。今文非。

洪範。彛倫攸斁。當用燁 稽疑。當作小疑。此正卜問也 貞悔。當作舛。此正外卦字。悔乃悔吝也 庶草蕃廡。當用無。正蕃蕪字。廡乃旁室 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說文作狃狃。善 無逸。民無或胥。講張為幻。詎善。从壽非 多方。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云。上不。善于凶德。釋云。忌也 立政。灼見三有俊心。說文作焯。見 顧命。憑玉几。當用凭 率循大卞。當用銜 三宿三祭三咤。說文。咤。作罔。音如 呂荊。奪攘矯虔。說文作攷攘 費誓。杜乃獲。杜。木名。常用戲 秦誓。旅力既愆。當用瞽 截截善論言。說文作譏。譏。邦之既隍。易作艽。義同 詩 古文作誣。从中。謂意之所之。寺乃古寺字。持也

國風 周南。關雎。在河之州。古文作。善。小篆作。楷書復加水作洲。贅甚。窈窕淑女。當用令終。有傲字。淑乃水美也。女當作。乃端坐掩手形。今手足發揚。失古人之意矣。君子好逑。君當作。端拱出令意。今从尹。君行臣職矣。左右流之。止當用。字。左乃佐字。右乃佑字。楷書因失此。又二文。遂別製佐佑字。看首章所譌如此。餘不盡述。葛覃。服之無斃。斃。擊罪人也。當用。燁。卷耳。陟彼朮矣。說文作。今朮字闕。樛木。葛藟縈之。說文作。朮之夭夭。說文作。天乃人傾首也。漢廣。江之永矣。當用。兼。說文云。水長也。召南。羔羊。素絲五緘。說文作。五駮。小星。維參與昴。當从。作昴。音雷。與稠猶聲相洽。卯字乃今卯酉字。

音留。凡雷。昴。劉。樛。柳。皆从其聲。然不當从卯。何彼穠矣。王姬之車。妃善。非聲。衛。終風。虺虺其雷。虺。蛇類。當用。乃雷聲。鬱而不發。越之意。靜女其姝。說文作。亦嘉好意。愚謂从女善。搔首踟躕。說文云。踟躕。俗書也。作。時。踏。載。馳。言采其蟲。蟲。虫類。用。茵為當。氓。無食桑葚。木果也。用。為當。也。用。為當。伯兮。首如飛蓬。用。葦。善。馬得。諼。草。諼。忘也。楷作。萱。善。王。中谷。有女。仳離。當从。北。相背意。大車。毳衣如綦。說文作。綦。別有綦字。善。鄭。清人。左旋右抽。說文作。左旋右抽。遵大路。無我醜兮。說文云。無我。啟兮。釋兮。當从。釋。幽風。十月。隕。釋。同。揚之水。人實。廷。女。楷書。訐。為。當。溱。洧。溱。說文作。溱。乃

秦字。與𨮒義同。謂水與車。皆會于秦也。載驅齊子。豈弟用愷。悌善。秦車。鄰用𨮒爲當。駟鐵載獫狁。獨獯善。陳東門之枌。市也。婆娑。說文云當作嬖。婆非。檜風。檜木名。當用卽。匪風。漑之釜鬻。說文作概。曹。蟉。衣裳楚楚。說文作𨮒。𨮒善。候人。何戈與祲。音步。擊也。以示。不从衣。今人以打爲祲。打音鼎。以物首及物也。下泉。愾我寤嘆。用急爲省。一函。七月。六月。會鬱及蕝。說文作及。蕝。鶴鳴于埕。蕝。正鶴字也。加鳥贅。小雅。記稱宵雅。肆三。當作小雅。善。棠棣。鄂不韡韡。楷作萼。古文作米。善。鄂。國名。此用之非。樂爾真。帑。當用拏。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說文作鞞。鞞舞我。釋云。鞞也。舞也。詳字義。蓋且歌且舞。

故字从去。有章。舞有文會意。天保。神之弔矣。用迓善。南有嘉魚。蒸然。說文作鯈。鯈。南山有臺。南山有枸。从句。枸杞字从句。二木。蓼莪。我心寫兮。當用瀉。今爲醜瀉字。說文缺。湛露。厭厭夜飲。當用厭。六月。如輕如軒。輕。說文作鞞。織文鳥章。古文作結。采芑。八鸞。瑤瑤。商頌。烈祖。作鶴。鶴。車攻。助我舉柴。說文作柴。積也。今用柴。非。祈父。書作圻。善。節南山。維石巖巖。作岳。善。天方薦瘥。說文作薦。嗟。正月。謂地蓋厚。不敢不踏。說文作趨。仳仳有屋。說文作伯。伯。小兒。善。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戠。戠。此戠字之義。謂擊戈有路。莫能破也。蓼莪。劬勞。當从勾。作劬。勞。四月。匪鷄。說文作鷄。鼓鍾。憂心且妯。說文作妯。善。大

田有滄萋萋。當作霎霎。鴛鴦。摧之秣之。摧。當用莖。青蠅。營營。

說文作營營。賓筵。賓載手仇。傳云。仇當作軒。善。威儀忸忸。說

文作忸忸。屢舞僂僂。說文作娑娑。采綠。當作彙。

大雅。文王。上天之載。說文作緯。紛糾中有主宰之意。大明。涼

彼武王。漢書作亮。造舟為梁。造。當作舳。縣。陶復陶穴。復。當用

窳。文王有聲。聿求厥寧。說文作𠂔。求厥寧。生民。先生如達。率

育捷。正羊生順易也。不當用達。克岐克嶷。說文作克岐克嶷。居

逆切。小兒有知也。蒸之浮浮。說文作焯焯。假樂。率由舊章。率

繩名。當用銜。公劉。思輯用光。當用戢。洞。可以饑饉。饋饌同。

民勞。以謹懣懣。懣字从民。非。當从氏作懣。板。無然泄泄。說文作

訖訖。民之方殿屎。說文作唵。抑。神之格思。格。當用感。假字。

雲漢。滌滌山川。說文作菽。菽。蘊隆蟲蟲。當用熾。熾。崧高。往近

王舅。師云。近。當用迓。蒸民。四牡彭彭。說文作駉。駉。瞻卬。鞠人

攸忒。說文作攸忒。

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說文作誠。以益我。嘉善也。時邁。莫不

震疊。說文作震懼。疊。非。有瞽。鞀磬。柷圉。圉。圉。固也。書益稷。用敵

善。閔予小子。嫫嫫在疚。說文作𦉳。𦉳。在宥。載芟。載柞。芟。說文

作斬。絲衣。兕觥其觶。用削。善。牛有曲意也。那。鞀鼓淵淵。伐鼓

淵淵。然。當用齧。善。長發。幅隕。隕。墜也。用員。善。

天官 治當用剡。治絲者置之于器。兩手尋其緒而理之。治乃水名。教當作教。教。音義與效同。謂小子效于師。師執朴示之。非孝文二字。禮。古文作礼。以示五禮。以吉祭為先。从卜。主一而事治也。豐乃器大備之意。政當作政。从正。必先自治之意。从支。刑以輔治也。不从文。刑當作物。从井。水靜則平。言用刑者當如水之平。乃字不當作川。事當作事。从中。从之。謂執中而往也。腊人。笱。此即腊肉字。从肉日乾。因借為今昔字。復加肉作腊。贅。醫師。當从巫作鑿。言其道通神也。醫乃梅湯。造法如酒之意。漿人。醫醢字用之。今混為鑿師字。非。鹽人。說文作鹽。从又持肉。以草料及酒淹于器中也。省从右。非。司裘。古文作柔。即裘字也。因借為也。

索字。別加衣。非。胥徒。說文作謂。人有才知稱。胥乃鱗鹽也。奚。說文作娛。奄人。別作閹。以官計弊。邦治。弊羣吏之治。弊。斷也。用慙善。八柄詔王。馭羣臣。古文作棟。有秉執之義。尤善。別作枋。非。商賈阜通貨賄。从貝作贖。商乃商議字。家削之賦。用从邑之部。為當。羞用百有二十品。庶葢字从父。謂進美味於老人。羞惡字从艹。荆而生恥心也。春行羔豚膳膏香。當用脚。牛味也。今用香非。乃禾之氣。豕盲眦。而交睫腥。單用脚。善。肉成米也。盎齊。說文从酒作醢。善。糟而奉之。說文作釐。善。深蒲。說文作藻。落菹。說文作菘。王舉則共齊。菹。鹽物六十。壘。齊當用齋。菹當用蘆。壘。當用壘。為善。履人。句。用約善。

地官黨正。用邠善。黨乃朋黨字。尚黑之意。鄙師。古文作畝。圉人。古文作囿。大司徒移民通財。移乃分禾。移插。凡移徙字皆當用迻。封人。設其楅衡。衡下从木。楛作魚。非。舞師。教皇舞。聖乃鳳凰字。借帝皇字。及作凰。然非。牛人。共其牛牲之互。用笄善。載師。漆林之征。漆乃水名。古文作棗善。賈師。賈上當作西。展成。奠賈。用價善。稻人。以涉揚其芟作田。古文作蕝。山虞。邦工入山而掄材。古文掄作森。

春官 鬱人。常以白作鬱。鬱乃木茂盛也。鬼神示。古文神祇字。作示。周禮單用示。即古示字。于義甚當。但稍失其形。他書作祇。贊或用祈。乃祈禱字。非。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用埊爲當。司尊

辨諸臣之所酢。當用酢。司几筵。王位設斧依。當用扆。典瑞。駟圭璋璧琮。當用組。大司樂。祝圉。用圉。非。解見詩。磬。古文作𦉳。善。棟。即斃也。甲。象形。今从申。誤。箬人。古文作箬。此文稍變。師云。𦉳。古筮字。參伍錯綜之意。內九巫字。皆𦉳之誤。大祝。付練禱。當用祔。太史。遺之日讀誅。从晶。作調。善。車僕。戎車之萃。五萃字。然當用倅。

夏官 大司馬。鬼田。別作搜。菱舍。別作廢。方相氏。然去聲。謂放其形相也。帥百隸。而時難。論語作儺。然當用醜。爲善。今用難。誤。圉人。此乃囿。圉字。別作囿。甲。日干名。兵士之服。古文从衣。建首作命。冑。乃嫡子。兵士首服。司馬灋。从革。作畢。

秋官 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古文作臯。謂自取辛苦也。罪乃捕魚網名。秦人以其似皇。借用罪而此文遂隱。士師。剗珥。用畿。罍善。朝士。面三槐。用櫟為當。司刺。三刺。謂三訊之。當用諫。亦為譏諫字。今茲借刺殺字。非。掌囚。上罪梏桎而桎。當作恭。从共。乃兩手合于一木。復加手。非。野廬氏。舟車擊互。殷。正車相擊也。復加車。贅。雍氏。當用管。杜獲。見書費誓。赤友氏。當用扞。拔儀禮。冠。古文作𦘔。謂以手執月。加于首也。楷書或作冠。非。婚。取婚禮用夕之意。昏。目下也。从昏。非。哭。以哭也。為義。當作哭。楷作喪。非。祭。从彳。持肉以祀也。或作祭。非。鄉。鄉。二邑也。此正鄉黨字。加邑作鄉。為響會字。後人以鄉為鄉黨字。因別加會為響。

會字。是二會矣。飲。古文作𦘔。善。酒。古文單用𦘔。善。醕。此酬酢字。酬从州。聲意無取。中雷作腐亦善。枕塊。古文作𦘔。善。姆。纒笄宵衣。綃善。禴。說文。衣正幅也。玄端。端衰字。當用之。妻。古文齊。善。蓋對夫言曰妻。謂與夫齊也。對舅姑言曰婦。謂執婦事人也。小篆妻从帚。則與婦混矣。婿。說文从士作婿。善。棗。盛。用盥善。擗。擗乃奏進字。取進手為容之意。不若拜字善。

春秋

春首从屯。从日。言日初出方和也。夏。古文作𦘔。言日正昌盛也。夏乃華夏字。秋。大火西流。百穀告成。或以火居左。失西流意。或作穫。止言禾焦耳。冬。古文作𦘔。言日之終。小篆从人。言其寒也。

兵。正古終字。今作久。失其形。諸侯敵王所愾。說文作鎡。古文作
 𠄎。許言可也。窮困窮也。黎黑也。譚言談也。裴衣長也。國名。許當
 用鬯。窮當用窳。黎當用邕。譚當用鄴。裴當用邕。會此城郭字。廊
 此即官字表。此正邪字。扣改。皆叩擊字。郭即邪叩。皆國與地之名。
 鄰。鄴。邕。鄆。邵。鄆。於。从邑為善。卒。此士卒字。大夫死。常用猝。
 殲于遂。左氏善。公羊作滅。非。齊侯唁公于野井。當作殯。今从口。
 夕之誤。鳩。鴿。或作鸛。公羊作鸛。非。憇。犬入華氏之門。說文
 作猞。犬為是。不義不昵。說文作黏。黏也。美而艷。說文作豔。今
 艷字。說文缺。公羊稱曰侵。當用粗。蓋精粗字皆从米也。
 論語 學。从門。言冢。昧未知。从彡。言學者必敬恭無驕惰之

意。三家者以雍徹。用徹善。此正斂器字。徹乃通也。郁郁乎當
 用蕪。正文盛意。從之純如。用縱善。瑚璉也。說文云。當用捷璉。
 乃俗書。愚謂从玉亦善。滅文仲居蔡。古文菑。犬龜也。从二木二
 火。言灼兆非一之意。蔡乃草名。與之庾。當用蚪。小人常戚戚。
 用感善。巍巍乎。崇山高也。只此為是。魏。委積高也。今復用巍。非
 式。負版者。當用軾。沽酒詩。有酒酤我。字善。沽。乃水名。子見齊
 衰。用齋善。與與如也。與。說文作𠄎。趨進翼如也。說文作趨。
 君召使擯。用儼。相字善。擯。乃斥也。鄉人儺。解見周禮。仍舊貫。
 說文从手作扔善。億則屢中。用意善。從我於陳蔡。隄。此國名。
 隄。隄。皆戰陳陳力字。夫子哂之。說文有𠄎字。微笑也。今哂字

非。說文缺。行篤敬。篤行。篤厚。𠄎當用篤。篤策馬也。晉文公譎而不正。用慵善。公伯寮。說文从穴作寮。即此。鄙哉。𠄎。𠄎乎。當用𠄎。正石聲也。𠄎。說文作𠄎字。窮斯濫矣。說文用𠄎。从女。必也。狂狷乎。當用性。悃。从心。善。狂。犬疾。狷。犬戾也。古之狂也。蕩。當用惕。懔。心放大之意。蕩。乃水草瀰漫也。鄉也。吾見夫子。當用春。秋傳。鄉役之三月字。歸孔子豚。孟子用饋。善。不有博奕者乎。當用簿。

孝經

孝經 古文作𠄎。子在老人膝下也。楷。孝首。失老人意。哭不偯。說文作恁。卜其宅兆。兆。善。

禮記

禮記 大學。僻則為天下。僂。說文解。僂為癡。行僂僂。此當用戮。

心有所恐懼。古文作𠄎。自慊。凡快足當用慊。恨少當用歎。慊。音義與慊同。混用此。𠄎。非。心廣體胖。用歎。善。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詞。乃言詞字。辭。乃辭受字。謂受而過也。𠄎。乃詞訟字。謂治其理曲也。中庸。行險以徼幸。徼。乃伺察。當用傲。陷。穿。亦作阱。聰。明。睿。知。聰。乃耳通。用忽。善。辟。廡。廣室也。雖。鳥鳴和。取均和意。邕。水環邑。亦善。闕。當从缺。或从欬。非。緼。鞞。幽。衡。幽。用黜。善。玉。鏘。鳴也。當用瑒。毋。追。牟。酒器。言在首。如牟之堆也。作毋。非。追。當用砮。范。則冠。當用萬。祭左右軌。范。當用範。范。草名。借用。𠄎。非。緇。衣。不。𠄎。當用綏。不說。經帶。脫。善。祿。贈終者衣被也。說文作祝。祿。乃楷書。衣裳綻裂。常。正下常字。不當从衣。綻。用組。善。袴。

說文作綉。楷从衣非。華門圭窬。當用竇。逢腋之衣。當用襜。綢。裴同。大夫以幪。或以布。或以竹。幪。簾通用。古文別作盾。雜。當作襟。木字移衣下。非。序以昭繆。用穆善。謚法繆。當用繆。繆乃綢繆字。借用於非。囷。腴。當作豢。腴。囷。厠也。耗。說文作耗。禾不成米而虛耗也。从耒非。梁曰香箕。說文作稭善。醕。此當爲冠禮醕。禮字。醕。當爲長者飲。未醕字。今錯用。鞠有黃華。用菊善。執贄。借質非。三月不解。懈善。俯仰。詘伸。當用詘。應對字。从言作詹善。諫而無調。論語作諫善。適見于天。當用諫。塵有存焉。即塵字。相彼盍旦。當作渴旦。無怙懣之育。說文作恣。孟子。仁。从二。兩儀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之以爲仁。此字

今文同。義从半。美字省文。謂善在我也。从羊非。禮解見周禮。知。古文作矧。矧以達遠。言以揆事。能巧中也。亦作矧。知其所自之意。信。古文从心作信。言出于心。內外一致意。小篆作信。人言。豈皆實乎。不奪不饜。獸。此正饜足字。謂其于犬肉也。加厂爲覆。厭字。今反以爲厭。厭。獸字。加土爲覆。厭字。加食爲饜足字。於贅。填。然。鼓之。填。乃填塞。此當用詩振旅。闐闐字爲當。餓。莩。當用莩。正。死人也。莩。乃水草。曾西。蹙然。說文作欸然。則苗。淳。然。興之。當用孝。正。草盛也。淳。字。說文缺。乃水湧。徵。招。當用韶。則怒。悻。悻。馬。說文。悻。乃怒意。旄。倪。當用耄。旄。乃旗飾。誅。紂。當从戈作。栽。誅。乃言責人。論語於予與何誅字。四端。端。即發端字。端。乃人

立正也。端正字用之。創業當用勑。謂井田為法制之始。創乃刃傷也。畫墁。說文作椳。朽也。今用墁。甚當。說文缺。勞之來之來。乃往來。用勑善。淮濟當用滾沸。解見書。徒舖歡。古文饑字善。不若是愁。說文作不若是念。源源而來。說文作譚譚而來。自然自艾當用忒。別作刈。今借艾非。二女果當用嫫。卻之為不恭。當用却。不稅冕而行當用脫。貉道也。此論語狐貉字。北狄當用獯貊為善。拂士當用芻。輔正弓也。從者之廢當作廢。从麥。即叟字也。今作廢非。

經傳通用

宇宙寰宏容宥。皆當从夭字首。作𠂔。宙寰宏公各。𠂔當作寫。寬當

作冥。金當作雲。雨當作𩇛。𠂔从夭首。望月滿。日月相望。望待人歸。望怨望。昆日照普同也。昆弟後昆當用翬。晟此盛衰字。盛乃齎盛也。困古淵字。𦉳𦉳𦉳古蕭字。肅肅。𦉳古肅字。三字形意不同。楷書混作𦉳。𦉳非。𦉳或文盛。𦉳黍稷盛。郁地宜禾。富有也。劑裁量。齎火劑。𦉳衣下襟。齎稷名。齎齊盛。齎菜菹。齎貨幣。舊多單用齊字。楷書分別為善。齊古文作𦉳。象禾麥齊秀于地之形。小篆作𦉳。楷書分為二。遂失其義。息此思患字。夏此優游字。優此優劣。俳優字。臧吏受賂。故从臣。自戕為文。𦉳美也。故从臣。壬然而廉為意。匪壯。截修。薩草。蔽蔽物。追琢。年追。追蠹。𦉳當用砧。進此追逐字。邁此進用字。後世以邁省𠂔為進用字。改

進作追為追逐字。又借追為追琢追蠱牟追字。𠄎非。𠄎升。高也。𠄎。升車器。𠄎。豆器名。𠄎。封域。𠄎。步弓。正其𠄎界。𠄎。弱。𠄎。弓強。𠄎。𠄎。虫。𠄎。虫。直。死。𠄎。𠄎。𠄎。𠄎。𠄎。剛。𠄎。字。轉為勉。𠄎。字。从力。楷作強。本𠄎字之誤。通用為𠄎勇字。非。𠄎。木旁出。𠄎。阜旁出。𠄎。有罪。諧𠄎聲。𠄎。虫。災。𠄎。麩名。二字𠄎諧𠄎聲。𠄎。木字正當用𠄎。甚為簡當。𠄎。子字當借用𠄎。不當用罪。𠄎。字。書天作孽字。宜單用𠄎。或借𠄎。不當从子。黃。𠄎。木。諧辟聲。不當从𠄎。𠄎。安。𠄎。寧。寧。可。甯。所願。𠄎。愛。惡。字。𠄎。𠄎。然也。𠄎。本。嗅。字。又。氣。味。也。𠄎。惡。臭。字。楷。書。失。𠄎。以。臭。字。當之。復。𠄎。口。作。嗅。非。嗅。本。以。鼻。不。當。又。从。口。也。𠄎。此。佃。漁。網。字。加一作𠄎。為。網。網。字。𠄎。加。亡。為。罔。無。字。𠄎。加。山。為。山。罔。字。楷。書。復。以

罔。加。糸。作。網。以。罔。加。糸。作。網。迷。其。初。矣。𠄎。塞。向。字。空。填。塞。字。𠄎。邊。塞。字。𠄎。此。鳳。凰。字。驕。皇。字。當。借。用。𠄎。皇。暇。皇。遠。倉。皇。皆。當。用。違。今。借。皇。帝。字。𠄎。非。𠄎。虫。字。不。當。作。𠄎。𠄎。音。致。謂。音。註。于。𠄎。上。而。記。之。識。幟。織。職。熾。𠄎。从。戈。不。从。戈。識。與。誌。幟。與。誌。義。同。織。古。文。別。作。𠄎。善。𠄎。物。小。也。微。人。行。之。微。也。𠄎。微。見。也。又。五。音。之。微。𠄎。不。當。从。𠄎。徵。聘。召。也。𠄎。从。文。懲。戒。字。从。支。有。治。意。从。徵。省。聲。𠄎。衣。敗。𠄎。物。壞。以。支。擊。之。斃。死。也。𠄎。斷。也。从。心。从。支。為。制。治。意。𠄎。人。作。𠄎。也。大。即。古。人。字。譌。从。犬。解。為。左。傳。犬。斃。字。則。𠄎。矣。幣。帛。字。从。𠄎。省。文。黼。黻。之。屬。从。文。以。節。文。相。接。也。舊。从。支。豈。以。禮。幣。相。交。而。从。𠄎。壞。字。乎。小。篆。文。支。二。字。多。相。誤。也。𠄎。樹。植。也。从。土。高。地。从

當用速 希冀字。从目作睇 交錯。當用逌。遣 然。燒火。應詞當

用噉 稱。乃程禾。譽詞當用啣 衛。取周币意 銖。此當為抹馬

字 摩。旌旗指摩 罪罰罾罵等字。𦰩當从网 斯。須字。當用𦰩。

挑桃。當从艹 侵。侔字。當借𧈧 吟。从金作銓。善 啼。从遞。省作

唬。善 訾。責讓。貲財字。不當用訾 衝。从童。不當从重 津。濟渡

盡液字。不當用津 止。而比之為此。行而北之為彼。當作徙。不當

从皮 逌。从官。不當从官 秬。不當从旱作稈 醇醪。不當借淳

漓 徘徊。徐鉉云。當借裴回。俗作徘徊。非。愚謂二字亦當 怪。奇

奎。經同。恢。惺。𦰩。非。轉疑怪字 堤。堤也。从是非 勃海。徐鉉云。俗

書作渤。非 寘。主字。从一兀。今作賓。非 掘。充。振。从石。非 擾。擾

从憂。非 撼。搖撼。从感。非 扶。扶掖。从夜。非 𦰩。从止。从山。非

𦰩。當从叩。乃得聲 崎。嶇。徐鉉云。作崎。嶇。非 一。因。酒字。弗。外。酉字

二字相混。非 𦰩。發也。从撤。非 𦰩。𦰩。借俾。倪。非 陸。敗城。阜也。

𦰩。落也。徐鉉云。陸作墮。非 𦰩。𦰩。作𦰩。岩。𦰩。𦰩。非 𦰩。肩。音避。戲。

壯士作力。兒。作𦰩。𦰩。非 𦰩。受。即紂字 𦰩。𦰩。𦰩。踐。𦰩。𦰩。𦰩。𦰩。

衛。粹。淬。忻。欣。訢。斃。碎。誕。這。韵。韻。𦰩。𦰩。𦰩。𦰩。道。遺。慣。勤。懂。樵。悴。顛。顛。

寐。寔。嗽。嘆。搨。迤。遷。徙。義。𦰩。同

經傳正論

九

經傳正論終

經傳正論

